

裨海紀遊

地 832
855
都四



道光乙未新鐫

裨
海
紀

棗花軒

主人訂

古○之○賢○士○多○好○遊○然○遊○不○險○不○
奇○不○惡○不○快○不○身○歷○不○自○覩○不○
不○詳○余○筮○仕○秦○中○濫○竽○泗○邑○
調○署○洋○川○終○日○簿○書○歷○碌○曷○
足○以○言○遊○然○公○休○之○暇○輒○披○卷○以○
當○卧○遊○適○於○破○麓○中○檢○及○禪○海

紀○遊○一○冊○是○余○幼○時○於○琉○璃○殿○
後○紙○堆○中○搜○索○得○之○者○原○題○武○
林○郁○永○河○撰○而○郁○君○之○為○人○行○
事○無○可○稽○考○書○中○大○旨○在○講○求○
形○勝○詭○僅○紀○遊○踪○也○他○如○山○川○之○
幽○官○牯○木○之○敷○榮○鳥○獸○之○怪○奇○

鬼神之震動。以及泊舟乘風之
利便。天時地勢之美惡。人情土俗
之盛衰。莫不瞭如指掌。而其論
鄭氏事尤有古良史遺意。然
則好遊不獨郁君一人也。必如
郁君之遊。乃為詳。乃為快。乃為

二

奇。其中所見。或詠。或歌。或論。或
詩。悉得其學。尚性情。經濟焉。
予。以是書而讀之。予。幾神遊也。
付之梓人。表郁君之志。名。為。
天下後世覽是書者。雖不遊。
名遊也。襄平達倫序。

裨海紀遊

武林郁永河滄浪藁 襄平達 綸經圖校刊



余自辛未春入閩。由建寧延津以迄榕城。初秋。又自榕城歷興泉。至漳郡之石馬。未幾。又之漳浦。海澄。龍巖。寧洋。諸屬邑。暨各沿海村落。還至石馬。又以扁舟渡廈門。五日而返。壬申。再返榕城。留居司馬王君仲千署中。蓋八閩。余轍迹已歷六矣。逮癸酉秋。有泰寧之役。維舟邵武城下。信宿而返。其明年。又之汀之武平。由延津溯流而上。登鐵嶺之高。涉九壠之險。半歲之間。往返四過。凡山川幽窅之區。罔不足歷。而目覽

裨海紀遊

馬。是八閩已遍矣。我朝聲施遠被。偽鄭歸誠。臺灣

遠在東海外。自洪荒迄今。未聞與中國通。一譯之貢者。迺遂罷縣。其地設官分職。輸賦貢金。綜帆往來。絡繹海上。增八閩而九。甚盛事矣。余性耽遠遊。不避阻險。常謂臺灣已入版圖。乃不得一覽其概。以為未慊會。丙子冬。榕城藥庫災。燬硝磺火藥五十餘萬。無纖介遺。有旨責償典守者。而臺灣之鷄籠淡水。實產石硫黃。將往採之。余欣然笑曰。吾事濟矣。丁丑春。王遂戒裝行。同人言子聖平。右陶。裘子紹衣。胡子慎履。何子襄。臣陳子子蔚。表弟趙履尊。表姪周在魯。皆

握手鄭重有僕役徐文余與龍德喜晴從郊送者曹
子呂陽同行者王君云森也二十四日午刻出南
門至大橋會雨留宿呂陽卽舍二十五日天稍霽
行三十里渡烏龍江宿霧初收江光如練望海口羅
星塔影如一針倒懸水中因賦絕句浩蕩江波日夜
流遙看五虎瞰山頭烏龍渡在五虎山下海門一望
三千里只有羅星一塔浮晚至坊口晤石君董君
贊侯董君為諸羅令長子石為董君渭陽遂訂偕行
二十六日度相思嶺憶余自入閩已六過此嶺年
來齒髮益衰憮然興感賦詩曰閩中七載作勞人六

裨海紀遊

二

染相思嶺上塵獨有蒼蒼雙鬢色經過一度一回新
晚宿漁溪二十七日曉行肩輿在晨光薄靄中村
民携犁牽犢往來隴上余買山無日不勝慨然賦詩
曰山色曉逾潔溪聲靜自流人言隔隴阪犬吠出村
取細雨沾衣濕輕寒動客愁白雲真可羨舒捲在峰
頭午刻至浦尾輿夫以肩輿置小舟中余雖乘舟實
坐輿上舟人持竹篙挽舟在岸上行舟去甚疾岸上
撐船舟中乘轎一時兩奇事僅見於此岸傍多老榕
根株盤結離奇萬態有十餘樹排聯半里而仍屬一
株者余常維舟其下至今念之愛其榮茂如昔為賦

詩曰榕陰垂一畝斤斧慨無施臃腫多駢幹蝨蠹盡
附枝風霜經飽歷歲月自榮滋相見長如此曾無凋
落時再過涵頭煙火萬家亦一大邨落憶余辛未過
此嗽荔甚佳流連信宿而去今又六年矣晚宿興化
郡二十八日行莆陽道中早麥已秀風過成麥浪
蓋四月時令也嶺南春早於此可見詩曰曉起籃輿
逐隊行今朝差喜得春晴翻畦早麥初成穗遶徑寒
流口有聲隴阪雲移青嶂合郊原風蹴綠波平年來
已識躬耕樂何事勞勞又遠征二十九日渡洛陽
橋至泉郡值陸師提督吳公名以詰朝蒞任五營兵

裨海紀遊

將兜整囊鞵臨郊列伍以迎而子衿亦傾城爭出趨
踰恐後因賦所見百里金戈競路斜紛紛鐵騎亂如
麻無端咕嗶咿唔者也曳籃袍候使車晚宿郡城
二月朔日宿沙溪初二日行四十里至劉五店即
五通渡也渡寬支海廣十餘里登舟颺風驟至巨浪
如山帆掠水三尺傾斜欲覆浪入舟中衣冠盡濕抵
岸即廈門地顧視日影已墮崦嵫復行三十里抵水
仙宮漏下已二十刻旅舍隘甚無容足地姑就和鳳
宮神廟坐以待曉明日假水師裨將公署館焉晤蕭
山來子衛為余覓舟為渡海計值大風不輟聞萬石

虎溪二巖。為廈門山水之勝。拉石君董君王君往遊。至萬石巖。巨石林立。欹斜合沓。若連楹複室。而迴環曲折。一逕可通。偃立處。僂匍俯首。側體然後度。有時瀑流淙淙。橫拂有袖間。其實在澗底石下行也。洞中宏敞。有石几。可憑清泉可濯。奴子陳肴核。歡飲竟日。抵暮循舊路返。每值陡隘處。令一人當關。眾以猜枚鬪勝。勝者得斬關。度童子進酒。飲不勝者。至前隘處。易勝者守關。而令不勝者奪之。凡奪十七關。始出洞。而新月一彎。已掛林杪矣。相共踏月歸。賦詩曰。何年月黑風狂夜。吹落崦岵覆一谿。詩裏未經摩詰

裨海紀遊

四

畫袖中難倩米顛。携雲流石罅。疑天近。瀑濺衣裾。識洞低。磴礧不知春日永。欲尋歸路幾番迷。明日復借訪虎谿巖。登其巔。巨石大可一二畝。高十餘丈。圍圓似鼓。曲磴緣石傍。可登有巨石斜覆。鼓上壁立。挿漢位置殊怪。不知造物何以設想。與萬石巖各擅其奇。賦詩曰。絕頂多奇石。噴岿聚一叢。懸崖臨巨壑。疊嶂吼長風。屐折危欄轉。筇支曲磴通。扶桑遙在望。落日晚潮紅。岩畔頽垣小。逕云是偽鄭。公子錦舍聰。舍讀書處。惟有砌蟲唧唧。草間銅駝廢。井何地茂有。祇為遊人增慨然。萬石虎谿二巖。巨石雖多。絕無峰巒。

峭削態小如拳。大如屋。率皆圓鈍。椎魯物。即有層疊。而上者望之亦累卵耳。廈門孤懸海中。周廣二三百里。步步皆山。巖石無小大。悉作卵形。亦山川情性然也。余以登陟致勞。腰疾復作。掖而後行者累日。十六日小瘥。風亦暫止。舟人促行。遂登舟。俄而急雨驟至。雨過風復橫。海舶在巨浪中。搖曳震蕩。凡三晝夜無寧息。登舷望港口。左為廈門。支山。右為海澄縣。古浪巽山。兩山對峙。蜿蜒入海。盡處有小山。轟起中流。舟子言是大旦門。海舶出洋必由此。余曰。詩不云乎。鳧鷖在壘。疏曰。水流峽中。兩岸如門。謂之壘。是大旦

裨海紀遊

五

門與金門。廈門。悉應從壘。不當從門也。若以形勢言。大旦門為廈門。門戶。金廈門。又漳泉門戶矣。十九日風息波平。石君董君皆至。方共叙三日濶。董君忽委頓伏艙底。大嘔。舟人伐鼓鳴鈺。揚帆起旋。約行二十里。抵向所見大旦門。有十二舶。皆依山泊宿。二十日無風不能行。二十一日黎明。聞鈺鼓聲。披衣起視。已乘微風出。大旦門一望蒼茫。森無涯涘。同泊十二舶。參差竝進。望舟左數十里外。有黃土坡。隱隱可見。凡自廈門往臺灣水道。當自乾趨巽。舟師忽轉舵指坎。比午至黃土坡下。旋使從者問之。對曰。舟無

風不行。依此暫泊耳。復問此何處。曰遼羅。是金門支
山。蓋已去。大旦門七八十里矣。視同行僅得三船。餘
皆不復可見。頃之有微風。復起旋行。比暮視黃土坡
猶未遠。以風力弱。不勝帆也。始悟海洋汎舟。固畏風。
又甚。畏無風。大海無櫓。搖棹撥理。千里萬里。祇藉一
帆。風耳。憶往歲榕城晤梁溪季君蓉洲。言自臺令旋
省。至大洋中。風絕絕。十有七日。舟不移尺寸。水平如
鏡。視微波底。有礁石可識。斯言誠然。既暮就寢。初更
風漸作。寤聽舳舻間浪激聲。甚厲。而艙中董君呻吟聲
若相和不輟。夜半渡紅水溝。二十二日。平旦渡黑

裊海紀遊

六

水溝。臺灣海道。惟黑水溝最險。自北流南。不知源出
何所。海水正碧。溝水獨黑如墨。勢又稍竅。故謂之溝。
廣約百里。湍流迅駛。時覺腥穢襲人。又有紅黑間道。
蛇及兩頭蛇。繞船遊泳。舟師以楮鏹投之。屏息惴惴。
懼或順流而南。不知所之耳。紅水溝不甚險。人頗泄
視之。然二溝俱在大洋中。風濤鼓蕩。而與綠水終古
不淆。理亦難明。渡溝良久。聞鈺鼓作於舳間。舟師來
告。望見澎湖矣。余登鷁尾。高處憑眺。祇覺天際微雲。
一抹如綫。徘徊四顧。天水欲連。一舟蕩漾。若織埃在
明鏡中。賦詩曰。浩蕩孤帆入杳冥。碧空無際漾浮萍。

風翻駭浪。千山白水。接遙天一綫。青回首中原。飛野馬。揚鈴萬里。指晨星扶搖。乍徙非難事。莫訝莊生語。不經頃之視。一抹如綫者。漸廣漸近矣。午刻至澎湖。之馬祖澳。相去僅十許丈。以風不順。帆數輾轉。不得入澳。比入已暮。二十三日。乘三板登岸。三板即脚踏。不能近岸。凡欲往來。則乘三板。至欲開行。又拽上大船載之。岸高不越丈。浮沙沒。箭草木不生。有水師裨將統兵二千人。暨一巡檢司。守之澎湖。凡六十四島。澳曰南天。與草嶼。西嶼。坪。貓。嶼。布袋。澳。八罩。山東嶼。坪。水。垵。尾。西。吉。花。嶼。鋤。頭。揀。馬。鞍。嶼。東。吉。將。軍。澳。布。袋。嶼。虎。井。嶼。船。航。嶼。岑。雞。嶼。

禪海紀遊

七

豬母落水桶盤嶼。月眉後鼻西嶼。頭風櫃尾雞籠嶼。鐵線灣紅毛城四角嶼。雙頭掛暗澳。紫山仔林投仔。牛心嶼。蚨仔灣。天妃澳。有副將衙門。鎖管港。有城。鉅城。有城。巡檢司小菓葉。漳邊。蠅仔灣。小池角。龍門港。大菓葉。大池角。龜壁港。沙港。底中墩嶼。竹篙灣。蒜灣。與。吼門。陽。與。雁。靖。與。赤。嵌。仔。小。門。與。陰。與。土。地。公。與。椗。鉤。與。姑。婆。與。雞。善。與。籃。飯。與。島。與。員。貝。與。吉。貝。與。墨。與。巷。斷。續。不。相。睽。屬。彼。此。相。望。在。煙。波。縹。緲。間。遠。者。或。不。可。見。近。者。亦。非。舟。莫。即。澳。有。大。小。居。民。有。眾。寡。然。皆。以。海。為。田。以。魚。為。糧。若。需。米。穀。雖。升。斗。必。仰。給。臺。疆。以。

沙磧不堪種植也。居人臨水為室。潮至輒入入室中。即官署不免。頃之歸舟有苦師鬻魚者。持巨蟹二枚。赤質白文。厥狀甚異。又鯊魚一尾。重可四五觔。猶活甚。余以付庖人。用佐午炊。庖人將剖魚。一小鯊從腹中躍出。剖之。乃更得六頭。以投水中。皆遊去。始信鯊魚胎生。申刻出港。泊澳外。舟人駕三板登岸。汲水畢。各謀晚餐。余獨坐舷際。時近初更。皎月未上。水波不動。星光滿天。與波底明星相映。上下二天合成圓器。身處其中。遂覺宇宙皆空。露坐甚久。不忍就寢。偶成一律。東望扶桑好。聞津珠宮瑤室俯為鄰。波濤靜息。

裨海紀遊

八

魚龍夜參斗。橫陳海宇春。似向蓬天飄。一葉還從明鏡渡。纖塵閒吟抱膝檣。烏下薄露泠然已濕茵。少聞黑雲四布。星光盡掩。憶余友言君左陶言海上夜黑。不見一物。則擊水以視。一擊而水光飛濺。如明珠十斛傾撒。亦面晶光熒熒良久。始滅。亦奇觀矣。夜半微風。行動舟師理舵欲發。余始就枕。二十四日晨起。視海水自深碧轉為淡黑。回望澎湖諸島猶隱隱可見。傾之漸沒。入烟雲之外。前望臺灣諸山在隱現間。更進水變為淡藍。轉而為白。而臺郡山巒畢陳目前矣。近岸皆淺沙。沙間多漁舍。時有小艇往來不絕。望

鹿耳門是兩岸沙角環合處。門廣里許。視之無甚奇。險門內轉大有鎮道海防。盤詰出入舟人。下旋候驗。久之風大作。鼓浪如潮。蓋自渡洋以來所未見。念大洋中不知更作何狀。頗為同行未至諸舶危之。既驗又迂迴二三十里。至安平城下。復橫渡至赤嵌城。日已晡矣。蓋鹿耳門內浩汗之勢。不異大海。其下實皆淺沙。若深水可行舟處。不過一綫。而又左右盤曲。非素熟水道者。不敢輕入。所以稱險。不然既入鹿耳。斜指東北。不過十里。已達赤嵌。何必迂迴。迺爾會風惡。仍留宿舟中。二十五日買小舟登岸。近岸水益淺。

小舟復不進。易牛車從淺水中牽挽達岸。詣臺邑。二尹蔣君所下榻。計自二十一日大旦門出洋。以迄臺郡。凡越四晝夜。海洋無道里可稽。惟計以更分晝夜。為十更。向謂廈門至臺灣水程十一更半。自大旦門七更至澎湖。自澎湖四更半至鹿耳門。風順則然。否則十日行一更。未易期也。常聞海舶已抵鹿耳門。為東風所逐。不得入。而門外鐵板沙。又不可泊。勢必仍返澎湖。若遇月黑。莫辨澎湖島灣。又不得不重回廈門。以待天明者。往往有之矣。海上不得順風。寸尺為艱。余念同行十二舶。未至蔣君職司。出入有籍可稽。

日索閱之。同至者僅得半。餘或遲三五日。至七八日。最後一舟逾十日始至。友人僕在馬。訊其故曰。風也。余曰。同日同行。又同水道。何汝一舟獨異。曰。海風無定。亦不一例。常有兩舟竝行。一變而此順。彼逆。禍福攸分。此中似有鬼神司之。違計遲速乎。余以舟中累日震蕩。頭涔涔然。雖凭几倚榻。猶覺在波濤中。越二日始謁客。晤太守靳公。司馬齊公。叅軍尹君。諸羅令董君。鳳山令朱君。又因齊司馬。晤友人呂子鴻圖。握手甚慰。渠既不意。余之忽為海外遊。以為天降余於異域。得見故人。尤快。相遇無虛日。較同客榕城日加。

裨海紀遊

十

密揮毫較射。雅歌投壺。無所不有。暇則論議古今。賞竒析疑。復取臺灣郡志。究其形勢。共相叅考。蓋在八閩東南。隔海水千餘里。前代未嘗與中國通。中國人曾不知有此地。即輿圖一統志。諸書附載。外夸甚悉。亦無臺灣之名。惟明會典。太監王三保赴西洋水程。有赤嵌汲水一語。又不詳赤嵌何地。獨澎湖於明時屬泉州同安縣。漳泉人多聚漁於此。歲征漁課若干。嘉隆間。琉球踞之。明人小視其地。棄而不問。若臺灣之曾屬琉球。與否俱無可考。臺之民土著者。是為土番。言語不與中國通。况無文字。無由記說前代事。迨

萬曆間復為荷蘭人所有荷蘭人即紅毛也建臺灣赤嵌二

城臺灣城今呼安平城赤嵌城今呼紅毛樓考其歲為天啟元年二城鬻

鬻西洋人所畫屋室圖周廣不過十畝意在駕火礮

防守水口而已非有埤堦閘如中國城郭以居人

民者也我朝定鼎四方賓服獨鄭成功阻守金厦

門屢煩征討鄭氏不安又值京口敗歸欲擇地為休

養計始謀攻取臺灣聯檣竝進紅毛嚴守大港大港在鹿

耳門之南今已久淤不通舟楫以鹿耳門沙淺港曲故弛其守欲誘

致之成功戰艦不得入大港視鹿耳門不守遂命進

師紅毛方幸其必敗適海水驟漲三丈餘鄭舟無復

裨海紀遊

膠沙之患急攻二城紅毛大恐與戰又不勝請悉泐

其類去時順治十六年八月也成功之有臺灣似有

天助於是更臺灣名承天府設天興萬年二州又以

厦門為思明州而自就臺灣城居焉鄭氏所謂臺灣

城即今安平城也與今郡治隔一海港東西相望約

十里許雖與鯤身連實則臺灣外沙前此紅毛與鄭

氏皆身居之者誠以海口為重而緩急於舟為便耳

成功沒於康熙元年子經繼立經即錦舍統禕子無遠

畧其下諸將多來歸者朝廷悉以一官畀之由是

歸誠者日益衆康熙二十年鄭經七子克塽繼年甫

十四幼不諳國事而總督姚公故銳意圖勦多設反
間間其用事諸人心離叛無固志遂與提督施公
娘先後進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戰於澎湖
二十二日再戰王師克捷已入天妃澳臺灣門戶既
失鄭衆危懼欲遷避呂宋不果蓋其下皆謂克塽孺
子不足謀國事而歸誠反正猶冀得天朝爵賞
遂定計降有旨原其罪十月克塽率其族屬朝
京師封漢軍公寧靖王朱桂術先依鄭成功歷三世近
四十年聞克塽降為詩曰流離來海外止積幾莖髮
如今事畢矣祖宗應容納與其二嬪同自經以殉魯

裨海紀遊

十三

王世子輩安插河南臺灣遂平嗟乎鄭成功年甫弱
冠招集新附草創廈門復奪臺灣繼以童孺守位三
世相承卒能保有其地以歸順朝廷成功之才
信有過人者况乎夜郎自大生殺獨操而仍奉永曆
之紀元恪守將軍之位號奉明寧靖王魯王世子禮
不衰皆其微行以視吳耿背恩僭號者相去不有間
耶臺灣既入版圖改偽承天府為臺灣府偽天興州
為諸羅縣分偽萬年州為臺灣鳳山二縣縣各一令
一尉臺灣縣附郭首邑增置一丞更設臺廈道轄焉
海外初闢規模草創城郭未築官署悉無垣墻惟編

竹為籬蔽內外而已。臺灣縣即府治。東西廣五十里。南北袤四十里。鎮道府廳暨諸鳳兩縣衙署。學宮市廛及內地寄籍民居多隸焉。而澎湖諸島澳亦在所轄。鳳山縣居其南。自臺灣縣分界而南至沙馬磯大海。袤四百九十五里。自海岸而東至山下打狗仔港。廣五十里。攝土番十一社。曰社淡水。力力。茄藤。放索。大澤。磯啞。猴答樓。以上平地八社。輸賦應徭。曰茄洛堂。浪嶠。早馬。南三社。在山中。惟輸賦不應徭。另有傀儡番。弁山中野番。皆無社名。諸羅縣居其北。攝番社新港。加溜灣。音葛刺灣。歐王。音蕭麻豆等二百八社。外另

裨海紀遊

有蛤仔難。音菴等三十六社。雖非野番。不輸貢賦。難以悉載。自臺灣縣分界而北至西北隅。轉至東北隅。大鷄籠社。大海。袤二千三百十五里。三縣所隸。不過山外沿海平地。其深山野番。不與外通。外人不能入。無由知其概。總論臺郡平地形勢。東阻高山。西臨大海。自海至山。廣四五十里。自鳳山縣南沙馬磯。至諸羅縣北鷄籠山。袤二千八百四十五里。此其大畧也。雖沿海沙岬。實平壤沃土。但土性輕浮。風起揚塵蔽天。雨過流為深坑。然宜種植。凡樹。蔬。芄。芄。鬱。茂。稻。米。有粒大如豆者。露重如雨。旱歲。遇夜。轉潤。又近海無。

潦患秋成。納稼倍內地。更產糖蔗雜糧。有種必獲。故內地窮黎。襁至輻輳。樂出於其市。惜燕地尚多。求闢土千一耳。五穀俱備。尤多植芝麻。果實有番檳。讀土音或查無此字。黃梨香果。波羅蜜。皆內地所無。過海即敗。苦不得入內地。荔枝酸澁。龍眼似佳。然皆絕少。市中不可多見。楊梅如豆。桃李澁口。不足珍。獨番石榴不種自生。臭不可耐。而味又甚惡。蕉子冷沁心脾。臍齒不快。又產於冬月。尤見違時。惟香果差勝。檳榔形似羊棗。力薄殊遜滇粵。椰子結實如毬。破之可為器。有椰酒盈椀。肉附殼而生。用與檳榔共嚼。余愛二樹。

獨幹無枝。亭亭自立。葉如鳳羽。偃蓋婆娑。牕前植之。差亦不惡。瓜蔬悉同內地。無有增損。西瓜盛於冬月。臺人元旦多啖之。皮薄瓢紅。可與常州竝驅。但遜泉之傳霖耳。郡治無樹。惟綠竹最多。一望猗猗。不減渭濱淇澳之盛。惜其僅止一種。輒數十竿為一叢。生而不生叢外。每於叢中排比而出。枝大於竿。又節節生刺。人入竹下。往往牽髮毀肌。莫不委頓。世有嵇阮難共入林。花之木本者曰番花。葉似枇杷。枝必三。又腫而脆。開花五瓣。色白。近心漸黃。香如梔子。宜於風過。暫得之。近則惡矣。自四月至十月。開不絕。冬寒并

葉俱盡。草花有番茉莉。一花千瓣。望之似菊。既放。可得三日觀。不似內地茉莉。暮開晨落。然香亦少。遜馬街市。以一析三中。通車行。傍列市肆。髣髴京市大街。但隘陋耳。婦人弓足絕少。間有纏三尺布者。便稱麗都。故凡陌上相逢。於裙下不足流盼也。市中用財。獨尚番錢。番錢者。紅毛人所鑄銀幣也。圓長不一。式上印番花。實則九三色。臺人非此不用。有以庫幣與之。每覺顧不顧。以非所習見耳。地不產馬。內地馬又艱於渡海。雖設兵萬人營馬。不滿千匹。文武官各乘肩輿。自正印以下。出入皆騎黃犢。市中挽運百物。民間

男婦遠適者。皆用犢車。故比戶多畜牛。又多蔗。稍牛嗜食之。不費芻菽。曩鄭氏之治臺。立法尚嚴。犯姦與盜賊不赦。有盜伐民間一竹者。立斬之。民承峻法後。猶有道不拾遺之風。市肆百貨露積。委之門外。無敢竊者。天氣四時皆夏。恒苦鬱蒸。遇雨成秋。比歲漸寒。冬月有裘衣者。至霜霰則無有也。海上颶風時作。然歲有常期。或逾期。或不及期。所爽不過三日。別有風期可考。颶之尤甚者。曰颶。颶無定期。必與大雨同至。至必拔木壞垣。飄瓦裂石。久而愈勁。舟雖泊澳。常至。蓋粉海上人甚畏之。惟得雷聲即止。占颶風者。每視

風向反常為戒。如夏月應南而反北。秋冬與春應北而反南。三月二十三日馬祖暴後便應南風白露旋必成颶。幸其至也。漸人得蚤避之。又曰風四面皆至。曰颶。不知颶雖暴。無四方齊至。譬如北風颶。必轉而東。東而南。南又轉西。或一二日。或三五七日。不四面傳遍。不止是四面。遞至非四面。竝至也。颶驟而稍輕。颶緩而禍久且烈。又春風畏始。冬風慮終。又六月聞雷。則風止。七月聞雷。則風至。又非常之風。常在七月。而海中鱗介諸物。游翔水而亦風兆也。此臺郡之大畧也。為賦竹枝詞以紀其概。

禪海紀遊

鐵板沙連到七鯤。安平城傍自一鯤身至七鯤身。昔

石舟泊沙上。風浪激舟。板沙性重得水則堅。如

天昏任教巨舶難輕犯。天險生成鹿耳門。

雪浪排空小艇橫。渡船皆紅毛城勢獨崢嶸。紅毛城

平城渡船往來絡繹。皆渡頭更上牛車坐。沙堅水淺

在安平赤嵌二城之間。赤嵌城在郡治海

能達岸必藉日暮還過赤嵌城。赤嵌城在郡對峙

編竹為垣。取次增竹。為籬比歲增。易衙齋清暇冷

如冰風聲撼醒三更夢。帳底斜穿遠浦燈。無牆垣為

光直入

耳畔時聞軋軋聲。牛車乘月夜中行。牛車挽運百物

夢回幾度疑吹角。更有床頭。蝮蛇鳴。守宮也。臺灣守宮。善鳴聲。似黃雀。

蔗田萬頃碧萋萋。一望龍葱路欲迷。網載都乘糖節。裡取蔗漿煎糖。只留蔗葉餉羣犀。蔗稍飼牛。牛嗜食之。

青葱大葉似枇杷。臃腫枝頭著白花。花開五瓣似枇杷。大本臃腫。看到花心黃欲滴。家家一樹倚籬笆。漸作深黃色。攀折累三日不殘。香如梔子。病其過烈。風度花香。願覺濃郁。

芭蕉幾樹植墻陰。蕉子累累冷沁心。蕉實形似肥皂。滿百可重十。不為臨池堪代紙。因貪結子種成林。凡蕉性極寒。不為臨池。堪代紙。因貪結子。種成林。蔭蔽數畝。深。

獨幹凌霄不作枝。上榭樹無傍。榭亭亭直。垂垂青子。任紛披。形似羊棗。土人摘來。還共萋根嚼。食槓柳者。蟻灰同嚼。否則羸得唇間。盡染脂。唇食後。必與萋根。造口且辣矣。

裨海紀遊

惡竹參差透碧霄。叢生如棘任風搖。那堪節節都生刺。把臂林間血已漂。竹根近篠。以至於葉。節節皆生之萌也。故此竹植地即生。倒刺往往牽髮。毀肌。察之皆根。

不是哀梨不是楂。酸香滋味似甜瓜。枇杷不見黃金果。番樣夏至始熟。臺人甚珍之。何勞向客誇。

肩披鬢髮耳垂璫。粉面紅唇似女郎。梨園子弟垂髻。儼然馬祖宮前鑼鼓開。土人稱天妃廟近赤崁。海廟。

多於此演劇。願。侏離。唱出。下南腔。閩以漳泉二郡為下南。一種也。

臺灣西向俯汪洋。東望層巒千里長。臺郡之西俯臨大海。實與中國

閩廣之間相對。東則層巒疊嶂。為野菴巢居穴處之

窟。鳥道蠶叢。人不能入。其中景物不可得而知也。

一片平沙皆沃土。山外平壤皆肥饒。沃土惜居人少。耕。却無蓄積。地力未盡。求闢土千一耳。誰為長慮。教耕桑。

余以採硫來居臺郡。兩閱月。為購布。購油。購糖。鑄大

鑊。冶刀斧鋤杓。規大小木桶。製秤尺斗斛。種種畢備。

布以給番人。易硫土。油與大鑊。所以煉硫。糖給工匠。

頻飲并浴體。以辟硫毒。鋤平土築基。刀斧伐薪。薙草。

裨海紀遊

杓出硫於鑊。小桶凝硫。大桶貯水。秤尺斗斛以衡量。

諸物。又購脫粟鹽。豉。筐。釜。椀。箸等。率為百人具。計費

九百八十金。買一巨船。載之入資。什七。覺舟重不任

載。心切疑焉。遂止弗入。更買一船。為載所餘。費半前

船。或曰。舟有大小。受載有量。今頗未盡量。何徒費為。

余曰。吾忽心動。方欲使兩船中分之。匪直載所餘也。

言者匿笑去。王君意圖便安。不欲更張。而中分之志

遂寢。余事既畢。擬旦日登船。郡守靳公。名治揚。號斗南。司馬

齊公。名體物。號誠菴。咸謂余曰。君不聞鷄籠淡水水土之惡

乎。人至即病。病輒死。凡隸役。聞鷄籠淡水之遣。皆歛

歎悲嘆如使絕域。水師例春秋更戍。以得生還為幸。彼健兒役隸且然。君奚堪此。昌令僕役往。君留郡城。遙制之。何如。余曰。茲行計役工匠番人數百人。又逼近野番。不有以靜鎮之。恐多事貽地方。憂况既受人託。又何惜一往。明日叅軍尹君名復鳳山尉戚君名皆吾鄉人。來止余行曰。客秋朱友龍謀不軌。總戎王公命某弁率百人戍下淡水。纔兩月。無一人還者。下淡水且然。况鷄籠淡水遠惡尤甚者乎。又曰。縣役某與其侶四人往。僅以身返。此皆近事。君胡不自愛耶。余笑曰。吾生有命。蒼蒼者主之。水土其如余何。余計之。

裨海紀遊

九

審矣。不可以不往。尹君與守戎沈君名祿為余作丸散藥。及解毒辟癘諸方。為贈珍重再三。又吾鄉黃巖顧君數公。隨父南金先生任江南糧儲道。住京口。順治己亥。被掠留臺。居臺久。習知山海夷險。與余一見。如故交。亦來謂余曰。水土害人。鬼物為厲。有識者所不計。若夫去險就夷。居安避危。胡可不審。君亦知海道乎。凡海船。不畏大洋。而畏近山。不患深水。而患淺水。舟本浮物。有桅御風。有舵辟水。雖大風浪。未易沉覆。若觸礁。則沉膠。沙必碎。其敗立見。今自郡治至鷄籠。舟依沙瀨間行。遭風無港可泊。險倍大洋。何如陸行。

為得乎。君將偕我往。若必從舟。則我請辭。余曰。謹受教。王君圖便安。卒登舟。挽之不可。余與顧君率平頭數輩。乘笨車就道。隨行給役者。凡五十五人。時四月初七日也。經過番社。即易車。車以黃犢駕。而令土番為御。是日過大洲溪。歷新港社。嘉溜音葛灣社。麻豆社。雖皆番居。然嘉木陰森。屋宇完潔。不減內地村落。余曰。孰謂番人陋。人言寧足信乎。顧君曰。新港嘉溜灣。毆王麻豆。於偽鄭時為四大社。令其子弟能就鄉塾讀書者。蠲其徭役。以漸化之。四社番亦知勤稼穡。務蓄積。比戶殷富。又近郡治。習見城市居處禮讓。故

禪海紀遊

三

其俗於諸社為優。毆王近海。不當孔道。尤富庶。惜不得見過。此恐日遠日陋矣。然觀四社男婦披髮不禪。猶沿舊習。殊可鄙。自麻豆易車。應至倒咯音洛國。番人不解從者語。見營官中途為余治餐。意余必適彼為御。至佳里興。至則二鼓矣。問孰為宿處。則營中也。無已。乃之守戎趙君所。趙君名振。天雄人。孝廉。與余友。侯君敬止善談。次及天雄。平干。鄴下。沂臺諸故人。皆能了了。蓋皆三十年事矣。聞漏下三十刻。乃就寢。初八日。仍馭原車返麻豆社。易車渡茅港尾溪鐵線橋溪。至倒咯國社。日已近暮。憶王君此時乘南風駕

巨艦瞬息千里。余至則後矣。乃乘夜渡急水八掌等溪。遲明抵諸羅山。倦極坐憇。天既曙。復渡牛跳溪。過打猫社山。登溪他里務社。至柴里社。宿計車行兩晝夜矣。車中倦眸欲瞑。每至深崖陡壑。輒復驚覺。所見御車番兒。皆徧體雕青。背為鳥翼。盤旋自肩。至臍斜銳。為網罟。纓絡兩臂。各為人首形。斷脰猙獰。可怖自腕。至肘。繫鐵鐺數十道。又有為大耳者。初十日渡虎尾溪。西螺溪。溪廣二三里。平沙可行。車過無軌迹。亦似鐵板沙。但沙水皆黑色。以臺灣山色皆黑土故也。又三十里至東螺溪。與西螺溪廣正等。而水深湍。

裨海紀遊

三

急過之。轅中牛懼溺。卧而浮。番兒十餘扶輪以濟。不溺者幾矣。既濟。值雨。馳三十里至大武郡社。宿是日。所見番人。文身者愈多。耳輪漸大如椀。獨於髮加束。或為三叉。或為雙角。又以雞尾三羽為一翹。插髻上。迎風招颭。以為觀美。又有三少婦共舂。中一婦頗有姿。然裸體對客。而意色泰然。十一日行三十里至半線社。居停主人揖客。頗恭。具饌尤腴。云過此多石路。車行不易。曷少憇節。勞遂留宿焉。自諸羅山至此。所見番婦多白皙妍好者。十二日過啞束社。至大肚社。一路大小積石。車行其上。終日蹭蹬。殊困。加以。

林莽荒穢。宿草沒肩。與半線以下。如各天。至溪澗之
多。尤不勝記。昔人狀貌轉陋。十三日渡大溪。過沙
輓社。至牛罵社。社屋隘甚。值雨。過殊濕。假番室牖外
設榻。緣梯而登。雖無門。關喜其高潔。十四日陰霾
大雨。不得行。午後雨止。聞海吼聲。如錢塘怒潮。至夜
不息。社人云海吼是雨徵也。十五日十六日皆雨。
前溪新水。方怒不敢進。十七日小霽。余榻面山。靈
霧障之。凡五日。苦不得一覩其麓。忽見開朗。殊快念
野。番跳梁茲山。實為藩籬。不知山後深山。當作何狀。
將登麓望之。社人謂野番常伏林中射鹿。見人則矢

裨海紀遊

鏃立至慎。毋往。余頷之。乃策杖披荆拂草而登。既陟
巔。荆莽膠結。不可置足。林木如蝟毛。聯枝累葉。陰翳
晝暝。仰視太虛如井底。窺天時見一規而已。雖前山
近在目前。而密樹障之。都不得見。惟有野猿跳擲上
下。向人作聲。若老人咳。又有老猿如五尺童子。箕踞
怒視。風度林杪。作藪藪聲。肌骨欲寒。瀑流潺潺。尋之
不得。而修蛇乃出。蹀下覺心怖。遂返。十八日又大
雨。嵐氣盛甚。衣潤如洗。堦前泥溥。足不得展。徘徊悵
結賦詩曰。番舍如蟻垤。茅檐壓路低。嵐風侵短牖。海
霧襲重梯。避雨從留綫。支牀更著梯。前溪新漲阻。徙

倚欲雞栖。頃之。有番婦至。黃首瘠體。貌不類人。舉手指畫。若有所欲。余探得食物與之。社人望見。亟麾之去。曰。此婦有術。善崇人。毋令得近也。十九日晨起。忽霽。差爽人意。計三日水落可涉。則前路匪遙矣。比午方飯。南風颼颼。起萍末。衣潤頓乾。覺快甚。飯罷。風漸橫。草木披靡。念兩海船當已至。不然殆矣。王君奈何。意甚憂之。薄暮有人自海濱來云。見二巨舟。乘風而北。益駭。披襟坐大風中。至三鼓。勉就枕。然竟夜無寐。二十日晨刻風定。無從得二船。耗顧君慰余。曰。君無憂二船也。彼非南風不行。既久無南風。昨風

裨海紀遊

三

又橫。無行理。何憂為。土官使麻答為余問水。麻答是矯健者。問水探曰。水急且高。未可涉也。二十三日余念二船。遂叱馭行行二十里。至溪所。眾番為戴行李。沒水而過。復扶余車浮渡。雖僅免沒溺。實濡水而出也。渡凡三溪。率相越不半里。已渡過大甲社。即崩雙寮社。至宛里社。宿。自渡溪後。御車番人貌益陋。變胸背雕青為豹文。無男女。悉剪髮覆額。作頭陀狀。規樹皮為冠。番婦穴耳為五孔。以海螺文貝嵌入為飾。捷走先男子。經過番社皆空室。求一勺水不可得。得見一人輒喜。自此以北。大概畧同。二十四日過吞

霄社新港仔社。至後籠社。甫下車。王君敝衣跣足。在馬泣告曰。舟碎身溺。幸復相見。余驚問。所以不死。狀曰。自初三日登舟。泊鹿耳門。候南風不得。十八日有微風。遂行。行一日。舵與帆不洽。斜入黑水者。再船首自俯。欲入水底。而巨浪又夾之。舟人大恐。向馬祖求庇。苦無港可泊。終夜傍徨。十九日猶如昨。午後南風大至。行甚駛。喜謂天助。頃之風厲甚。因舵劣。不任使。強持之。舵才折者三。風中蝴蝶千百。繞船飛舞。舟人以為不祥。申刻風稍緩。有黑色小鳥數百。集船上。驅之不去。舟人咸謂大凶。焚楮鏹祝之。又不去。至以手

裨海紀遊

二

撫之終不去。反呶呶向人。若相告語者。少間風益甚。舟欲沉。向馬祖卜筮求船安。不許。求免死。得吉。自棄舟中物三之一。至二更。遙見小港。眾喜。倖生。以沙淺不能入。姑就港口下碇。舟人困頓。各就寢。五鼓失碇。船無繫。復出大洋。浪擊舵折。鷁首又裂。知不可為。舟師告曰。惟有划水仙求登岸免死耳。划水仙者。眾口齊作鉦鼓聲。人各挾一七箸。虛作棹船勢。如午日競渡狀。凡洋中危急。不得近岸。則為之。船果近岸。浪拍即碎。王君與舟人皆入水。幸善泅。得不溺。乘浪勢。推擁登岸。顧視原舟。惟斷板折木。相擊白浪中耳。余並

問後舶安在。王君曰：彼舟利涉自十八日，已先余舟數百里矣。尚何能知之。余聞王君言，意欲回車復自計。曰：驅馳千餘里，何惜三數日程，不往探後舶確耗乎。二十五日，與王君共一車，魚程進越高嶺，三至中港社午餐。見門外一牛甚腩，囚木籠中，俯首跼足，體不得展。社人謂是野牛，初就鞫，以此馴之。又云：前路竹塹南嶽山中，野牛甚多，每出千百為羣。土番能生致之，候其馴用之。今郡中輓車牛強半是也。飯竟復登車道，由海壩橫涉小港，迂迴沙岸間三十餘里。王君指折舵碎舟脫，死登岸處甚悲。視沙間斷木廢

禪海紀遊

五

板尚有存者，惟相對浩嘆而已。又浮一深溪，至竹塹社宿。溪水湍急，後夫有溺而復起者。奴子車後浴水而出，比至無復人色。有人自鷄籠淡水來者，言二十日風後有一舶至，余聞之甚喜，謂王君曰：沉舟諸物固無存理。然大鑊與冶器必沉沙中，似可覓也。且一舟猶在，無中輟理。君母惜海濱一行，遂留王君竹塹社。余復馳至南嶽社宿，自竹塹迄南嶽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陰，不得掘土窰置瓦釜為炊。就烈日下以澗水沃之，各飽一餐。途中遇麋鹿麀，逐隊行，甚夥。驅獫狁，獲三鹿。既至南嶽，入深箐中。

披荆度莽。冠履俱敗。直狐貉之窟。非人類所宜至也。
二十七日。自南嶽。越小嶺。在海岸間。行巨浪捲雪。
拍轅。下衣袂為濕。至八里分社。有江水為阻。即淡水
也。深山溪澗。皆由此出水。廣五六里。港口中流。有鷄
心礁。海舶畏之。潮汐去來。淺深莫定。余停車欲渡。有
飛蟲億萬。如急雨驟至。衣不能蔽。遍體悉損。視沙間
一舟。獨木鏤成。可容兩人對坐。各操一楫以渡。名曰
莽葛。蓋菑舟也。既渡。有淡水社長張大。整折沙際。迎
遂留止其家。視後舶果已至。當風橫時。棄擲數物。餘
皆獲全。然不過前舶之餘計。所亡已什八矣。爰命張

裨海紀遊

六

大為余治屋。余留居五日以待。五月朔。張大來告
屋成。初二日。余與顧君暨僕役平頭。共乘海船。由
淡水港入前望。兩山夾峙處。曰甘答門。水道甚隘。入
門水忽廣。漚為大湖。渺無涯涘。行十許里。有茅廬凡
二十間。皆依山而湖。在茂草中。張大為余築也。余為
區畫。以設大鑊者二。貯硫土者六。處夫役者七。為庖
者二。余與王君顧君暨減獲共處者三。為就地勢。故
錯綜散置。向背不一。張大云。此地高山四繞。周廣百
餘里。中為平原。惟一溪流水。麻少翁等三社。緣溪而
居。甲戌四月。地動不休。番人怖恐。相率徙去。俄陷為

巨漫。距今不三年耳。指淺處。猶有竹樹。稍出水面。三
社舊址。可識滄桑之變。信有之乎。既坐定。聞飛湍倒
峽聲。有崩崖轉石之勢。意必有千尋瀑流。近在左右。
晝夜轟耳。不輟。覓之累日。不可得見。初五日。王君
從海岸馳至。果得治器七十二事。及大鑊一具。餘其
間之水濱矣。又數日。各社土官悉至。曰。八里分。麻少
翁。內北頭。外北頭。鷄洲山。大洞山。小鷄籠。大鷄籠。金
包里。南港。瓦烈。擺折里。末武。溜灣。雷里。荖厘。繡朗。巴
浪。尿音奇武。卒答。攸里。族房仔。嶼。麻里。折口。等二
十三社。皆淡水總社。統之。其土官有正副頭日之分。

裨海紀遊

三七

飲以薄酒。食以糖丸。又各給布文餘。皆欣然。去復給
布。眾番易土。凡布七尺。易土一筐。衡之。可得二百七
八十觔。明日。眾番男婦。相繼以莽葛載土。至土黃黑
不一。色質沉重。有光芒。以指燃之。颯颯有聲者。佳。反
是則劣。煉法。槌碎如粉。日曝極乾。鑊中先入油十餘
觔。徐入乾土。以大竹為十字架。兩人各持一端。攪之
土中。疏得油。自出。油土相融。又頻頻加土。加沙。至於
滿鑊。約入土八九百觔。油則視土之優劣。為多寡。工
人時時以鐵鍬取汁。瀝突。傍察之。過則添土。不及則
增油。油過不及。皆能損疏。土既優。用油適。當一鑊可

得淨硫四百觔。否或一二百觔。乃至數十觔。關鍵處。雖在油。而工人視火候。似亦有微權也。余問番人硫土所產。指茅廬後山麓。間明日。拉頤君偕往。坐莽葛中。命二番兒操楫。緣溪入。溪盡為內北社。呼社人為導。轉東行半里。入茅棘中。勁茅高丈餘。兩手排之。側體而入。炎日薄。茅上暑氣蒸鬱。覺悶甚。草下一徑。逶迤。僅容蛇伏。顧君濟勝。有具與導人行。輒前。余與從者。後五步之內。已各不相見。慮或相失。各聽呼應。聲為遠近。約行二三里。渡兩小溪。皆履而涉。復入深林中。林木翳翳。大小不可辨。名老藤纏結。其上若虬

龍環繞。風過。葉落有大如掌者。又有巨木裂土而出。兩葉始。葉已大十圍。導人謂楠也。楠之始生。已具全體。歲久則堅。終不加大。蓋與竹筍同理。樹上禽聲。萬態耳。所創聞。目不得視。其狀涼風襲肌。幾忘炎暑。復越峻坡五六。值大溪。溪廣四五丈。水潺潺。石間與石皆作藍靛色。導人謂此水源出硫穴。下是沸泉也。余以一指試之。猶熱甚。扶杖躡嶢石渡。更進二三里。林木忽斷。始見前山。又涉一小巔。覺履底漸熱。視草色萎黃。無生意。望前山半麓。白氣縷縷如山雲。乍吐。搖曳青嶂。間導人指曰。是硫穴也。風至。硫氣甚惡。更

進半里。草木不生。地勢如炙。左右兩山多巨石。為硫
氣所觸。剝蝕如粉。白氣五十餘道。皆從地底騰激。而
出。沸珠噴濺。出地尺許。余攬衣。即穴傍視之。聞怒雷
震蕩。地底而驚濤。與沸鼎聲。聞之地復岌岌欲動。令
人心悸。蓋周廣百畝。間實一大沸鑊。余身乃行鑊蓋
上。所賴以不陷者。熱氣鼓之耳。右傍巨石間一穴。獨
大。思巨石無陷理。乃即石上俯瞰之。穴中毒焰撲人。
目不能視。觸腦欲裂。急退百步。乃止。左傍一溪聲如
倒峽。即沸泉所出源也。還就深林小憇。循舊路返。衣
染硫氣。累日不散。始悟向之倒峽崩崖轟耳不輟者。

禪海紀遊

元

是硫穴中沸聲也。為賦二律。造化鍾奇構。崇岡湧沸
泉。怒雷翻地軸。毒霧撼崖巔。碧澗松長槁。丹山草欲
然。蓬瀛遙在望。煑石迓神仙。五月行人少。西陲有火
山。孰知泉沸處。遂使履行難。落粉銷危石。流黃漬篆
斑。轟聲傳十里。不是響潺湲。人言此地水土害人。染
疾多殆。臺郡諸公言之審矣。余初未之信。居無何。奴
子病矣。諸給役者。十且病九矣。乃至庖人亦病。執爨
無人。而王君水底餘生。復染危痢。水漿不入。晝夜七
八。十行漸至。流溢枕席間。余一榻之側。病者環遶。但
聞呻吟。與寒噤聲。若唱和不輟。恨無越人術。安得遍

藥之乃以一舶悉歸之。而顧君又以他事赴省。獨余不可去。與一病僕俱時。時督番兒課匠役往來。烈日下與深草茂林中。日不少休。而一二社棍又百計暗撓之。余既不識侏離語。與人言人又不解。余旨口耳並廢。直同聾啞。是余一身且有蕪病。尚得以不病傲人乎。以余觀之。山川不殊。中土鬼物未見有微。然而人至輒病者。特以深山大澤尚在。洪荒草木晦蔽。人迹無幾。瘴癘所積。入人肺腸。故人至即病。千人一症。理固然也。余體素弱。十年善病。恒以參朮代饗。猶苦不支。自臺郡至此。計觸暑行二十日。兼馳凡四晝。

夜涉大小溪。九十有六。若深溝巨壑。峻阪陡崖。馳下如覆仰上。如削者。蓋不可勝數。平原一望。固非茂草勁者。覆頂弱者。蔽肩車馳其中。如在地底。草稍割。西破項蚊蚋蒼蠅。吮肌體如飢鷹。餓虎撲逐。不去。炎日又曝之。項背欲裂。已極。人世勞瘁。既至草廬中。四壁陶瓦。悉茅為之。四面風入。如射。卧恒見天青草上。榻旋拔。旋生雨。至室中。如洪流。一雨過。發而升。榻者凡十日。蟬琴蚓笛。時沸榻下。階前潮汐。時至。出戶草沒。有古木。膠結不可名狀。惡竹叢生。其間咫尺不能見物。蝮蛇癭項者。夜閣閣鳴枕畔。有時齩聲如牛力。

可吞鹿小蛇。逐人疾如飛。矢戶闕之外。暮不敢出海。風怒號。萬籟響。答林谷。震撼屋榻。欲傾。夜半猿啼如鬼哭。聲一燈熒熒。與鬼病垂危者。睽榻共處。以視子卿。絕塞信國。沮洳為何如。柳子厚云。播州非人所居。令子厚知有此境。視播州天上矣。余至之夜。有漁人結寮港南者。與余居。遙隔一水。繫布藉枕。而卧夜半。矢從外入。穿枕上布二十八札。幸不傷腦。猶在夢鄉。而一矢又入。遂貫其臂。同侶逐賊。不獲。視其矢。則土番射鹿物也。又有社人被殺於途。皆數日間事。余草廬在無人之境。時見茂草中有番人出入。莫察所從。

禪海紀遊

三

來深夜。勁矢寧無戒心。若此地者。蓋在在危機。刻刻死亡矣。余身非金石。力不勝鼯鼠。况以斑白之季。高堂有母。寧遠忘臨履之戒。以久處危亡之地乎。良以剛毅之性。有進無退。謀人謀己。務期克濟。况生平歷險遭艱。奚止一事。今老矣。肯以一念之惡事。半中輟。嗒然遂失其故我耶。且病者去矣。而不病者。又以畏病。畏危。去將誰與。竣所事。與其今日早去。何如前日。不來。疇其能余。迫今既來矣。惶惜其他心。志素定。神氣自正。匪直山鬼降心。二豎且遠。避百舍。且余固以嗜遊來。余嘗謂探奇攬勝者。毋畏惡趣。遊不險不奇。

趣不惡不快。太白登華山，恨不携謝眺驚人句，搔首問天。昌黎登華嶽，絕頂痛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迺得下，皆以嗜遊僻者也。余雖不敢仰希前哲，然茲行所歷，當令昌黎、太白增羨。况蓬萊在望，弱水可掬，藉令祖龍、漢武聞之，不將褰裳恐後乎。雖然，驕語誇人，豈情也哉。但余既來海外，又窮幽極遠，身歷無人之域，其於全臺山川夷險形勢，托塞苗俗，民情不啻戶至而足履焉，可不為一言，俾留意斯世斯民者知之。間嘗於清旦策杖薄暮，操舟周覽，探討而得其概焉。蓋淡水者，臺灣西北隅盡處也。高山巉

裨海紀遊

三

峨俯瞰大海，與閩之福州府、閩安鎮東西相望，隔海遙峙，計水程七八更耳。山下臨江，陣隄為淡水城，亦前紅毛為守，港口設者，鄭氏既有臺灣，以淡水近內地，仍設重兵戍守。本朝內外一家，不虞他寇，防守漸弛，惟安平水師撥兵十人，率半歲一更，而水師弁卒又視為畏途，扁舟至社信宿，即返。十五六年城中無戍兵之迹矣。歲久荒蕪，入者輒死，為鬼為毒，人無由知。汎守之設，特虛名耳。緣海東行百六七十里，至鷄籠山，是臺之東北隅，有小山圓銳，去水面十里，孤懸海中，以鷄籠名者，肖其形也。踰此而南，則為臺灣。

之東面。東西之間。高山阻絕。又為野番盤踞。勢不可通。而鷄籠山下。實近弱水。秋毫不載。舟至即沉。或云名為萬水。朝東。水勢傾瀉。捲入地底。滔滔東逝。流而不返。二說未詳孰是。從無操舟往試。歸告於人者。海舟相戒。不敢出其下。故於水道亦不能通。西不知東。猶東之不知西也。止就西言。自淡水港而南。迄於郡治。尚有南嵌竹塹。後龍鹿仔。雅。三林臺仔。空莽港等七港。自郡治而南。至鳳山縣沙馬磯。亦有壕港打狗仔。下淡水等三港。山中澗水所出。雖沙堅水淺。難容巨船。每當潮汐。亦可進舟。設有寇盜伺隙。或紅毛思

復故物。以數船虛攻鹿耳。牽制水陸。而出偏師掩襲各港。踞土列營。首尾夾擊。則我兵守禦。勢分三面。受敵矣。今獨重鹿耳安平之守。而於各港一切泄視。非計之得也。又郡治各邑。悉無城郭。戰守無憑。當事者亦屢圖之。以去山遠。無水道。不可得石。往往中輟。近有建議。植竹為城者。以竹種獨異。內地叢生。合沓間不容髮。而傍枝橫勁。篠節皆刺。若植二三重。雖狐鼠不敢穴。矢礮不能穿。其勢反堅於石。而又無春葉之勞。但令比戶各植數竿。不煩民力。而民易從。暮月之間。可使平地有金湯之壯。其說可採。所當亟為舉行。

不待再計者矣。至若諸羅鳳山二邑各有疆域。舍已邑不居而寄居郡治臺邑之地。若喬寓然似宜各度地勢。植竹建城。不獨撫字為便。而犄角互援之勢亦成矣。近者海內恒苦貧。斗米百錢。民多饑色。賈人責負。聲日沸闐。臺郡獨似富庶。市中百物價倍。購者無吝色。貿易之肆。期約不愆。傭人計日百錢。趨趨不應名。屠兒牧豎。腰纏常數十金。每遇糶。蒲浪棄一擲。間意不甚惜。余頗怪之。因留臺久。始得其故。茲地自鄭氏割踞至今。民間積貯有季矣。王師克臺。倒戈歸誠。不煩攻圍。不經焚掠。蕩平之後。設鎮兵三千人。協

兵南北二路二千人。安平水師三千人。澎湖水師二千人。三邑丁賦就地放給。外藩庫又歲發十四萬有奇。以給兵餉。兵丁一人歲得十二兩。以之充膳製衣履。猶慮不敷。寧有餘蓄。蓋皆散在民間矣。又植蔗為糖。歲產五六十萬。商船購之以質日本呂宋諸國。又米穀麻豆鹿皮鹿脯。運之四方者十餘萬。是臺灣一區歲入賦七八十萬。自康熙癸亥削平以來十五六年間。總計一千二百萬入。多而出少較之內地州縣。錢糧悉輸大部。有出無入者。安得不彼日瘠。而此日腴乎。又臺土宜稼。收穫倍蓰。治田千一。給數萬人。

日食有餘為賈販通外洋諸國則財用不匱民富士
沃又當四達之海即今內地民人襁至而輻輳皆願
出於其市萑蒲陸梁孰不欲掩而有之有如曩昔鄭
氏者乘間覬覦實足為患而內地沿海且無寧宇矣
議者為海外充泥不足為中國加廣裸體文身之番
不足與共守日費天府金錢無益不若徙其人而空
其地不知我棄之人必取之我能徙之彼不難移民
亦實之噫計亦踈矣我朝自鄭氏竊踞以來海踪
飄忽在在入寇江浙閩粵沿海郡縣蹂躪幾遍兵戈
垂四十年不息至沿海萬里遷界為清野計屢煩大

兵迄不能滅者以有臺灣為之基也今既有其地而
謂當棄之則琉球日本紅毛安南東京諸國必踞之
矣琉球最稱小弱素不為中國患即有之亦不能長
守為中國藩籬安南東京構兵不解無暇遠圖日本
最大獨稱強國紅毛狡黠尤精戰艘火器又為大西
洋附庸西洋人務為遠圖用心堅深不可測識幸去
中國遠窺伺不易使有臺灣置足則朝去暮來擾害
可勝言哉鄭鑒不遠何異自壞藩籬以資寇巢是不
智者所不為也犄角三城搃隘各港堅守鹿耳外此
無良圖矣然守臺灣尤宜以澎湖為重澎湖者臺灣

種類實繁其升高涉巔越菁渡莽之捷可以追驚猿
逐駭獸平地諸番恒畏之無敢入其境者而野番恃
其狡猾時出剽掠焚廬殺人已復歸其巢莫能向逼
其殺人輒取首去歸而熟之剔取髑髏加以丹堊置
之當戶同類視其室髑髏多者推為雄如夢如醉不
知向化真禽獸耳譬如虎豹遭之則噬蛇虺攫之則
噬苟不近其穴彼無肆毒之心亦聽其自生自稿於
雨露中耳客冬有趨利賴科者欲通山東土番與七
人為侶晝伏夜行從野番中越度萬山竟達東面東
番知其唐人爭款之又導之遊各番社禾黍芄芄比

戶殷富謂苦野番間阻不得與山西通欲約西番夾
擊之又曰寄語長官若能以兵相助則山東萬人鑿
山通道東西一家共輸貢賦為天朝民矣又以小舟
從極南沙馬磯海道送之歸七人所得饋遺甚厚謂
番俗與山西大畧相似獨平地至海較西為廣使當
事者能持其議與東番約期夾擊勦撫並施烈澤焚
山夷其險阻則數年之後未必不變荆棘為坦途而
化盤飶楚笮為良民也若夫平地近番冬夏一布粗
糲一飽不識不知無求無欲自遊於葛天無懷之世
有擊壤鼓腹之遺風亦恒往來市中狀貌無甚異惟

兩目拘深瞪視似稍別其語多作都盧咽轆聲呼酒
曰打刺酥呼煙曰篤木固相傳臺灣空山無人自南
宋時元人滅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為颶風飄至各
擇所居耕鑿自贍遠者或不相往來數世之後忘其
所自而語則未嘗改男女夏則裸體惟私處圍三尺
布冬寒以番毯為單衣毯緝樹皮雜犬毛為之亦有
用麻者厚可一錢兩幅聯綴不開領脰衣時以頭貫
之仍露其背又有袒挂一臂及兩幅左右互袒者婦
人衣以一幅雙疊縫其兩腋僅蔽胸背別以一副縫
其兩端以受臂而橫擔肩上衣覆乳露腹中衣橫

裹僅掩私不及膝足不知履以烏布圍股一身凡三
截各不相屬老人頭白則不挂一縷箕踞往來鄰婦
不避也髮如亂蓬以青蒿為香草日取束髮蟻蝨逸
走其上聞有少婦施膏沐者分兩絡盤之亦有至妍
者亦露倩盼之態但以鹿脂為膏蕘不可近男子競
尚大耳於成童時向耳垂間各穿一孔用篠竹貫之
日以加大有大如盤至於垂肩撞胸者項間螺貝纒
纒盤繞數匝五色陸離都成光怪胸背文以雕青為
烏翼網罟虎豹文不可名狀人無老少不留一髭并
五毛盡去之有疾不知醫藥惟飲溪水則愈婦人無

冬夏。日浴於溪。浴畢。汲上流之水而歸。有病者浴。益
頻。孀婦始媿。即携兒赴浴。兒患痘。盡出其漿。復浴之。
曰。不若是不愈也。婚姻無媒。幼女已長。父母使居別
室。中少年求偶者皆來。吹鼻簫。彈口琴。得女子和之。
即入。與亂。亂畢。自去。久之。女擇所愛者。乃與挽手。挽
手者。以明私許之意也。明日。女告其父母。名挽手。少
季。至鑿上。齧門牙。傍二齒。授女。女亦鑿二齒。付男。期
某日。就婦室。婚終身。依婦以處。蓋皆以門楣。紹瓜瓞。
父母不得有其子。故一再世而孫。且不識其祖矣。番
人皆無姓氏。有以也。番室。倣龜殼為制。築土基三五

尺立棟。其上覆以茅。茅簷深遠。垂地過土基。方丈。雨
暘不得侵其下。可春可炊。可坐可卧。以斲笨車。網罟
農具。鷄棲豚柵。無不宜。室前後各為牖。在脊棟下。緣
梯而登。室中空。無所有。視有幾。犬為置。幾榻。人惟藉
鹿皮。擇便卧。夏并鹿皮去之。藉地而已。壁間懸葫蘆。
大如斗。肯蓄毯衣。納其中。竹筒數。規則新醅也。其釀
法。聚男女老幼。共嚼米。納筒中。數日。成酒。飲時。入清
泉和之。客至。番婦傾筒中酒。先嘗。然後進客。客飲盡。
則喜。否則愠。愠客或憎之也。又呼其鄰婦。各衣毯衣。
為聯袂之歌。以侑觴。客或狎之。亦不怒。其夫見婦為

容狎喜甚謂已妻實都故唐人悅之海外皆稱中國

人為若其同類為奸則挾弓矢偵奸人射殺之而不

對其婦地產五穀當人惟食稻黍與稷都不食麥其

饗飧不宿春曉起待炊而春既熟聚家人手搏食之

山中多麋鹿射得輒飲其血肉之生熟不甚較果腹

而已出不慮風雨行不計止宿食云則食坐云則坐

喜一笑痛一擗終歲不知春夏老死不知年歲寒然

後求之衣饑然後求之食不預計也村落廬舍各為

向背無市肆貿易有金錢無所用故不知蓄積雖有

餘力惟知計食而畊秋成納稼計終歲所食有餘則

裨海紀遊

盡付麩蘖來年新禾既值又盡以所餘釀酒昔人無

男女皆嗜酒酒熟各携所釀聚男女酣飲歌呼如沸

累三日夜不輟餘粟既罄雖饑不悔屋必自構衣需

自織畊田而後食汲澗而後飲績麻為網屈竹為弓

以獵以漁蓋畢世所需罔非自為而後用之腰間一

刃行卧與俱凡所成造皆出於此惟陶冶不能自為

得鏃則取澗中兩石夾槌之久亦成器未嘗不利於

用剖匏截竹用代陶瓦可以挹酒漿可以貯餅餌我

有之我飲食之鄉黨親戚緩急有無不通鄰人米

爛倉紅饑者不之貸也社有小大戶口有象寡皆推

一二人為土官。其居室飲食。力作皆與眾等。無一毫加於眾。番不似滇廣土官。徵賦稅。操殺奪。擁兵自衛者。比其先不知有君長。自紅毛始踞時。平地土番。悉受約束。力役輸賦。不敢違犯法殺人者。勦滅無孑遺。鄭氏繼至。立法尤嚴。誅夷不遺赤子。併田疇廬舍廢之。其實土番殺人。非謀不軌也。麴孽悞之也。羣飲之際。誇力爭強。互不相下。杯筭未釋。手白。及以陷其脛。間有平時。睡眊醉後。修怨。旦日酒醒。曾不自知。而討罪之師。已躡其門矣。至今大肚牛。罵大甲竹。暨諸社林莽荒穢。不見一人。諸番視此為戒。相率謂曰。紅毛

強犯之無噍類。鄭氏來。紅毛畏之逃去。今鄭氏又為人。既愚又甚。畏法。曩鄭氏於諸番徭賦頗重。我朝因之。秋成輸穀似易。而艱於輸賦。彼終世不知白鏹為何物。又安所得此以貢其上。於是仍沿包社之法。郡縣有財力者。認辦社課。名曰社商。社商又委通事夥長輩。使居社中。凡番人一粒一毫。皆有籍稽之。射得麋鹿。盡取其肉為脯。并收其皮。日本人甚需鹿皮。有賈舶收買。脯以鬻漳郡人。二者輸賦有餘。然此輩欺番人愚。腹劑無厭。視所有不異已物。平時事無巨

細。悉。呼。番。人。男。婦。孩。穉。供。役。其。室。無。虛。日。且。皆。納。番。婦。為。妻。妾。有。求。必。與。有。過。必。撻。而。番。人。不。甚。怨。之。苟。能。化。以。禮。義。風。以。詩。書。教。以。蓄。有。備。無。之。道。制。以。衣服。飲。食。冠。婚。喪。祭。之。禮。使。咸。知。愛。親。敬。長。尊。君。親。上。啓。發。樂。生。之。心。潛。削。頑。慝。之。性。遠。則。百。年。近。則。三。十年。將。見。風。俗。改。觀。率。循。禮。教。寧。與。中。國。之。民。有。以。異。乎。古。稱。荆。蠻。斷。髮。文。身。之。俗。乃。在。吳。越。近。地。今。且。蔚。為。人。文。淵。藪。至。若。閩。地。叛。服。不。常。漢。世。再。棄。而。復。收。之。自。道。南。先。生。出。而。有。宋。理。學。大。儒。競。起。南。中。人。固。不。可。以。常。俗。限。是。在。上。之。人。鼓。舞。而。化。導。之。耳。今。臺。

郡百執事。朝廷以其海外勞吏。每三歲遷擢。政令。初。施。人。心。未。洽。而。轉。眄。易。之。安。必。蕭。規。曹。隨。後。至。者。一。守。前。人。繩。尺。不。事。更。張。况。席。不。暇。暖。視。一。官。傳。舍。孰。肯。為。遠。效。難。稽。之。治。乎。余。謂。欲。化。番。人。必。如。周。之分。封。同。姓。及。世。卿。采。地。子。孫。世。守。或。如。唐。韋。臯。宋。張。詠。之。治。蜀。久。任。數。十。季。不。責。旦。暮。之。效。然。後。可。噫。蓋。亦。難。言。矣。然。又。有。暗。阻。潛。撓。於。中。者。則。社。棍。是。也。此。輩。皆。內。地。犯。法。奸。民。逃。死。匿。身。於。僻。遠。無。人。之。地。謀。克。夥。長。通。事。為。日。既。久。熟。識。番。情。復。解。番。語。父。死。子。繼。流。毒。無。已。彼。社。商。者。不。過。高。卧。郡。邑。催。餉。納。課。而。

已。社。事。任。其。樞。弄。故。社。商。有。虛。耗。費。此。輩。坐。享。其。利。社。商。率。一。二。歲。更。易。而。此。輩。雖。死。不。移。也。此。輩。正。利。番。人。之。愚。又。甚。欲。番。人。之。貧。愚。則。不。識。不。知。攫。奪。惟。意。貧。則。易。於。迫。挾。力。不。敢。抗。匪。特。不。教。之。且。時。時。誘。陷。之。即。有。以。冤。訴。者。而。番。語。味。離。不。能。達。情。聽。訟。者。仍。問。之。通。事。通。事。顛。倒。是。非。以。對。番。人。反。受。呵。譴。通。事。又。告。之。曰。縣。官。以。爾。違。通。事。夥。長。言。故。怒。責。爾。於。是。番。人。益。畏。社。棍。事。之。不。啻。帝。天。其。情。至。於。無。告。而。上。之。人。無。由。知。是。舉。世。所。當。哀。矜。者。莫。番。人。若。矣。乃。以。其。異。類。且。歧。視。之。見。其。無。衣。曰。是。不。知。寒。見。其。

雨。行。露。宿。曰。彼。不。致。疾。見。其。負。重。馳。遠。曰。若。本。耐。勞。噫。若。亦。人。也。其。肢。體。皮。骨。何。莫。非。人。而。云。若。是。乎。馬。不。宿。馳。牛。無。偏。駕。否。且。致。疾。牛。馬。且。然。而。况。人。乎。抑。知。彼。苟。多。帛。亦。重。緋。矣。寒。胡。為。哉。彼。苟。無。事。亦。安。居。矣。暴。露。胡。為。哉。彼。苟。免。力。役。亦。暇。且。逸。矣。奔。走。負。戴。於。社。棍。之。室。胡。為。哉。樂。飽。暖。而。苦。饑。寒。厭。勞。役。而。安。逸。豫。人。之。性。也。異。其。人。何。必。異。其。性。仁。人。君。子。知。不。吐。余。言。七。月。望。炎。暑。漸。退。新。涼。襲。人。有。後。人。自。眷。中。初。至。者。十。二。人。方。共。具。飯。醪。為。中。元。祀。鬼。事。向。空。山。羅。拜。余。咲。而。賚。之。酒。其。明。日。有。三。人。忽。稱。病。十。

七日病者又五人。北風大作。十八日風愈橫。而十
二人悉不起。爨煙遽絕。自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大風
拔木。三晝夜不輟。草屋二十餘間。圯者過半。夜卧聞
草樹聲。與海濤澎湃。震耳屋漏。如傾。終夜數起。不能
交睫。二十二日風雨益橫。屋前草亭飛去。如空中
舞蝶。余屋三楹。風至。兩柱竝折。慮屋圯。無容身地。冒
雨携斧。斫自伐六樹。支棟。力憊甚。而萬山崩流。並下
汎濫。四溢。顧病者皆仰卧。莫起。急呼三板來渡。余猶
往來岸上。尚欲為室中所有計。不虞水勢驟湧。急趨
屋後深草中。避之水。隨踵至。自沒脛。沒膝。至於及胸。

禪海紀遊

四

凡在大風雨中。涉水行三四里。風至。時時欲仆。以杖
掖之。得山巖。當室暫棲。暮無從得食。以身衣向蕃兒
易。隻雞充餒。中夜風力猶勁。二十三日平明。風雨
俱息。比午有霽色。呼蕃兒掉莽葛。至山下。渡余登海
船。過草廬舊址。惟平地而已。余既倖生存。亦不復更
念室中物。敝衣猶足蔽體。解付舟人。就日曝乾。復衣
之。遂居舟中。二十五日水既落。乘海船出港。至張
大所有病者一人。殞舟中。為塋山下。以屍骨無渡海
理也。二十八日視舟中病者。轉劇。因遣海船急歸。
余獨留張大家。命張大為余再治屋。二十九日復

大風雨。四晝夜。洪水又至。走二靈山避之。驚怖。又甚。於前幸早避得免。涉水。然在空山中。竟一日。夜不得食。初四日。雨止。風息。再返張大所。初八日。有一船入港。言初五日。三船同自省中來。半渡。遭風。一船已碎。其一不知所往。友人顧君敷。公在焉。念之甚切。自此旦旦。出海。上望之。十五日。中秋節。番兒報舊。

址。茆屋成。尚有臺。郡病夫二人。不能歸者。從余走海。外沙際。遥望。午後。張大携儲核。至與余就沙際飲。抵暮而返。不見一帆。十六日。乘莽葛返茅屋中。與病夫二人俱。視新結茅三區。區各三楹。余與二病夫各

裨海紀遊

四

占一區。夜惟孤影。四面猿啼。鬼嘯。聲不輟。有臺。令李子鵠。梅花書屋詩一卷。雋永可玩。坐常至夜分。一日甫就枕。殘燈既息。帳前有火光。如盜碧色。去地三尺。許知其燐也。審視久之而滅。二十五日。忽聞有海船至。驚喜出戶。則顧君敷公至矣。問遭風。飄泊何所。云是日。西岸頗無風。半渡。風至。舟人強持之。已見鷄籠。二靈諸山。值潮落。不得入港。陳某一船。已觸岬。為壑粉。惕然轉舵。歸西岬。泊定。海鎮山下。舟中器具。悉敗。需補製。而大風又半月不輟。故遲來。幸無恙。而余前遣歸一船。亦以是日至。問病者歸。去何若。則死過。

半矣。計兩船中復來夫役近六十人。明日再修釜突煎煉。疏土一如曩昔。夜則與顧君共論前代防海及偽鄭故事。議其得失。謂吾兩人已絕蠻貊。蹈非人之境。人將不堪。憂如吾兩人。豈非不改其樂者歟。復一夕就寢未寐。余視屋外火光如箕。赤色耀目。余以見慣不怪。顧君駭曰。君榻下何故燃燭。余笑曰。火從君枕畔來。照吾榻下。君試反顧。必有所見。顧君遽躍起。方結衣禪。欲出戶。火光漸滅。又一夕有鳴鑼過枕畔。恐野畜乘夜加遺。出戶視之。不見一物。十月朔。疏事既竣。將理歸棹。命衆役夫向山間刈薪。午後又

使人。儀三板水涯以待。見四人並坐樹下。疑刈薪有先歸者。趨問之。已不見。種種幻妄。皆鬼物也。人之居此。寧不病且死乎。初四日復出。至張大家與別。遂登舟。初七日未刻。值風便。與顧君船同出大海北。風方勁。巨浪如山。行不數里。余舟檣折。有聲。回視顧君一船。亦大呼檣折。二船在巨浪中。既無復入港。理隨風蕩漾。意必飄南方千里外。憂不能寐。初八日。侵曉風稍息。余攬衣出視。晨光初動。宿霧未收。而一輪紅日。從鷓尾水底湧出。三躍而後昇。大如車輪。海波盡赤。不瞬息已高丈餘矣。向聞登州日觀擅奇。殆

未必如余所覩也。將午遙見遠山，在有無間，猶疑為海上雲氣。午後審視漸真，舟師謂是省城官塘。山夜半抵官塘，猶屬海外孤島，不連內地。初九日，自官塘趨定海鎮，已刻將近山。顧君一舶業已先至，相見如夢意。二船檣折無並，全理竟達會城，歎為神助。望山上兩城，遙峙前人築為犄角，互守計者也。命舟師掉三板登岸，周覽一匝，畧得形勢之概。沿海市肆，碁布漁艇，有大於海船者。覽畢登舟，乘順風南行。去岸甚遠，仍行大海中，五六十里，至五虎門。兩山夾峙，勢甚雄險，又有巨石懸亘入海，如五虎蹲踞中流。寶閣

裨海紀遊

異

省門戶也。門外風力鼓蕩，舟勢顛越。既入門，靜深淵溇與門外迥別矣。左望山巒斷處為梅花嶼，沙淤水淺，非潮長不能出入。更進為亭頭，土音讀是近海大村落。至則暮矣，命從者携卧具與顧君偕登怡山僧院假宿焉。老僧粗解文義，可與語。壁間有詩，倚韻為五言律，弱水歸帆遠，驚濤日夜紛。青衫餘蜃氣，寶劍有龍文。暫息滄洲駕，還瞻故國雲。鐘聲與禪誦，清響得重聞。初十日復登舟，苦水涸，必候潮至始行。十里至閩安鎮，有副帥屯兵千人守口，再行十里膠淺不前。十一日行不數里，十二日趨微風，以棹

佐之望見南臺大橋。周子宣玉率數僕乘小艇來。迂
既見歡甚。余與宣玉共乘小艇。同至大橋。登陸入城。
求晤曩時餞送諸交好。惟表子紹衣。何子襄。臣表姪
周在魯。三人在餘。或歸家。或他適。不可得見。獨呂子
鴻圖先我渡海歸。差可喜。再覩城市景物。憶半載處
非人之境。不啻隔世。不知較化鶴歸來者何如。余向
慕海外遊。謂弱水可掬。三山可即。今既目極蒼茫。足
窮幽險。而所謂神仙者。不過裸體文身之類而已。縱
有閬苑蓬瀛。不若吾鄉。激滯空濛。處簫鼓畫船。雨奇
晴好。足繫吾思也。觀止矣。寄語秦漢之君。毋事褰裳。

裨海紀遊

四

濡足。憶遊歷所觀。再為土番竹枝以咏之。

生來曾不識衣衫。裸體年年耐歲寒。擯鼻也知難免
俗。烏青三尺是圖闌。烏青是黑布名。

文身舊俗是雕青。背上盤旋鳥翼形。一變又為文豹
鞞。半線以北胸背皆作蛇神牛鬼共猙獰。豹文如半臂之在體。

胸背爛斑直到腰。爭誇錯錦勝鮫綃。番人無衣以文繡誇冰肌玉骨。都文遍。只有雙蛾不解描。文繡都遍。

獨頭面蓬垢。不知修飾以無鏡。可照終身不能一覩其貌也。

番兒大耳是奇觀。少小都將兩耳攢。截竹塞輪輪漸
大如錢。如椀復如盤。番兒大耳如盤。立則垂肩。行則擡胸。同類競以耳大為豪。故不

辭痛楚為之

了。警。三。又。似。幼。童。髮。根。偏。愛。繫。紅。絨。出。門。又。挿。文。禽。尾。陌。上。飄。飄。各。闕。風。

覆。額。齊。眉。繞。亂。莎。不。分。男。女。似。頭。陀。半線以北男女皆剪髮覆額狀

比頭晚來女伴臨溪浴日暮必浴溪中一隊鷓鴣

蕩綠波

鑲。貝。雕。螺。各。盡。功。陸。離。斑。駁。碧。蕪。紅。番。兒。項。下。重。重。

遠。客。至。疑。過。繡。領。宮。

銅。箱。鐵。錫。儼。刑。人。閨。恠。爭。奇。事。事。新。多。少。丹。青。摹。寫。

相。畫。圖。那。得。似。生。成。

裨海紀遊

四九

老。翁。似。女。女。如。男。男。女。無。分。總。一。股。口。角。有。髭。皆。拔。

盡。鬚。眉。却。作。婦。人。顏。

腰。下。人。人。挿。短。刀。朝。朝。磨。礪。可。吹。毛。殺。人。屠。狗。般。般。

用。纜。罷。樵。薪。又。索。絢。人各一少頃刻不離

耕。田。鑿。井。自。艱。辛。緩。急。何。曾。叩。比。鄰。借貸有無相通

理。鄰。人。有。粟。饑。構。屋。斲。輪。還。結。網。百。工。俱。備。一。人。身。

者不之貸也

為。而。後。用。之。畢世所需皆自

輕。身。矯。捷。似。猿。猴。編。竹。為。籬。束。細。腰。番兒以射鹿逐

走。不。疾。自。孩。孺。即。籬。其。腰。至。等。得。吹。簫。尋。鳳。侶。從。今。割。斷。伴。妖。嬈。結橋之夕

男兒待字早離娘。有子成童任遠颺。不重生男重生女。家園原不與兒郎。得俗以婚紹瓜瓞。有子不
女兒纔到破瓜時。阿母忙為構室居。吹得鼻簫能合調。任教自擇可人兒。得番女與鄰兒私通。得以自擇所愛。
只須嬌女得歡心。那見堂開孔雀屏。既得歡心纔挽手。更加鑿齒締姻盟。
亂髮鬢髮不作編。常將兩手自搔爬。番兒亂髮如蓬。蠅蟲遠走其上。
指代梳飛蓬。畢世無膏沐。一樣綢繆。是室家。
誰道番姬巧解釀。自將生米嚼成漿。竹筒為甕床頭掛。客至開筒勸客嘗。

裨海紀遊

辛

夫携弓矢婦鋤耰。無褐無衣不解愁。番扇一圍脚蔽體。雨來還有鹿皮兜。鹿皮藉地為卧具。過雨即以覆體。
竹弓楛矢赴鹿場。射得鹿來交社商。家婦子門前盼飽。惟餘溼是頭腸。番人射得麋鹿。以付社商。叔掌充賦。惟頭腸無用。得與妻孥共飽。

莽葛元來是小舸。剗將獨木似浮瓢。月明海澨歌如沸。知是番兒夜弄潮。番人夫婦乘莽葛射魚。歌聲竟夜不輟。
種秫秋來甫入場。舉家為計一年糧。餘皆釀酒呼羣輩。共罄平原十日觴。秋米登場。即以為酒。男女藉草劇飲。歌舞晝夜不輟。不盡不止。
梨園敝服已蒙茸。男女無分只尚紅。土官購戲本為公服。但求紅。

或曳朱襦或半臂土官氣象已從容

土番舌上掉都盧番語皆滾舌作對酒歡呼打刺酥

聞道金亡避元難颺風吹到始謀居

深山負險聚遊魂一種名為傀儡番博得頭顱當戶

列觸體多處是豪門深山野番種類實繁舉傀儡番以概其餘

偽鄭逸事

鄭芝龍閩泉郡南安人。明季與劉香老同哨聚海上，往來閩粵間。既而投誠，授遊擊將軍，討劉香老，殄之。崇禎甲申，京師陷，其明年

世祖

章皇帝定鼎，分兵南下。芝龍以兵降，鄭成功者，小字森舍

芝龍庶長子也。時年十七，已入泮為諸生。方衣單絺，開步堦前，聞父降，咨嗟太息，頃之，其弟襲舍自外來，成功告之，故且曰：汝宜助我，即與徒手出門，掉小舟至廈門，隔港之古浪嶼山，招集數百人，方苦無資，人不為用，適有賈舶自日本來者，使詢之，則二僕在焉。

偽鄭逸事

五二

問有資幾，何曰：近十萬。成功命取佐軍一僕，曰：未得主母命，森舍安得擅用？閩俗又為室其子皆得稱舍成功怒曰：汝視我為主母，何人敢抗耶！立斬之，遂以其資招兵製械從者，日衆，竟踞金廈門。

鄭成功以弱冠招集新附，踞守金廈門，雖在海外，密邇內地，閩省沿海港澳，可以出兵進剿者，在在皆是。倉猝攻之，守禦匪易，成功於內地港澳，悉設舟師，登陸為寨，搃守水口，又徧布腹心於內地，凡督撫提鎮衙門，事無巨細，莫不報聞，皆得早為之備。故以咫尺地與大兵拒守三十餘年，終不敗事，其用心固已深。

矣。又成功於一切謀畫。皆出已見。其所任用。不過
戈執戟。摧鋒陷陣之徒。絕無謀士。為建一奇畫。一策
者。非成功不好。士亦非士。不為用。良以謀畫無出。成
功右者。可見古人得士為難。卧龍鳳雛。得一可王。而
留侯曲逆。為世不常有也。又聞成功夜不就寢。徧走
達旦。妻妾皆卧。惟設酒果。俟之。成功至。必取啖少許。
復走如故。即寢亦無定所。固防姦人刺客。亦屬有所
思也。欲保彈丸地。其難如此。彼於天下事。一見易視。
者。鮮不敗矣。成功以海外彈丸地。養兵十餘萬。甲
冑。戈矢。固不堅利。戰艦以數千計。又交通內地。徧買

偽鄭逸事

五三

人心。而財用不匱者。以有通洋之利也。我朝嚴禁
通洋。片板不得入海。而商賈壟斷。厚賂守口官兵。潛
通鄭氏。以達廈門。然後通販各國。凡中國各貨。海外
人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獨操之。財用
益饒。暨乎遷界之令下。江浙閩粵沿海居民。悉內徙
四十里。築邊牆為界。自是堅壁清野。計量彼地小隘。
賦稅無多。使無所掠。則坐而自困。所謂不戰而屈人
之兵。固非無見。不知海禁愈嚴。彼利益普。雖智者不
及知也。即疇昔沿海所掠。不過厚兵將私橐。於鄭氏
公帑。原無損益。海外諸國。惟日本最富強。而需中國

百貨尤多。聞鄭氏兵精。頗憚之。又成功為日本婦所出。因以滑陽誼相親。有求必與。故鄭氏府藏日盈。自耿逆叛亂。與鄭氏失好。耿兵方圖內嚮。鄭兵即躡其後。已據閩之興。漳。泉。汀。邵。粵之朝。惠。七。郡。養兵之用。悉資臺灣。自此府藏虛耗。敗歸之後。不可為矣。

成功久踞金廈門。蓄志內侵。造戰艦三千餘艘。順治十三年。將大發兵。窺江南。過浙之東。甌。泊舟三日。連檣八十里。見者增慄。至江南。羊山。山有神。獨嗜畜羊。海船過者。必置一生羊而去。日久蕃息。至徧山。不可數計。鄭氏戰艦泊山下。將士競取羊為食。干神怒。大

偽鄭逸事

風驟至。巨艦自相撞擊。立碎。損人船什七八。失利。返至十六年。復大舉入寇。破京口。犯江寧。東南震驚。成功特重操練。舳。艦。陳。列。進。退。有。法。將。士。在。驚。濤。駭。浪。中。無。異。平。地。跳。躑。上。下。矯。捷。如。飛。將。帥。謁。見。甲。冑。僅。蔽。身。首。下。體。多。赤。脚。不。禪。有。以。靴。履。見。者。必。遭。罵。斥。併。抑。其。賞。凡。海。岬。多。淤。泥。陷。沙。惟。赤。脚。得。免。粘。滯。往。來。便。捷。故。與。王。師。鏖。戰。屢。勝。其。於。勝。勢。固。已。占。却。一。籌。矣。官。兵。以。靴。履。行。泥。淖。中。不。陷。即。滑。奚。免。敗。績。閩。總。督。陳。名。景。駐。師。漳。郡。城。內。方。圖。進。勦。鄭。氏。分。兵。沿。海。港。口。與。官。兵。拒。守。有。門。子。平。文。忠。素。機。警。善。承。

同意旨為總督親信。凡應對傳語悉委任之。實陰通鄭氏者。一日夜入總督卧內刺之。取其首并竊令箭。馳馬出南門。稱有軍機。傳令出城。無敢致詰。以首獻鄭成功。成功以其弑主甚惡之。薄與一官。不滿所望。歲餘以他事斬之。

龍碩者。大銅礮也。成功泊舟粵海中。見水底有光。上騰數日不滅。意必異寶。使善泅者入海試探。見兩銅礮浮遊往來。以報命多人持巨絙牽出之一。化龍去一。就縛既出。斑駁陸離。若古彝鼎。光艷炫日。不似沉埋泥沙中物。較紅衣炮不加大而受藥彈獨多。先投

偽鄭逸事

五

小鐵丸斗許。乃入大彈。及發。大彈先出。鐵丸隨之。所至一方糜爛。成功出兵必載與俱。名曰龍碩。然龍碩有前知所往。利即數人牽之。不知重否。則百人挽之。不動。以卜戰勝。莫不驗。康熙十八年。劉國軒將攻泉郡。龍碩不肯行。強舁之往。及發。又不燃。國軒怒。杖之八十一發。而炸裂如粉。傷者甚眾。成功婦董氏。勤儉恭謹。日率姬妾婢婦為紡績。及製甲冑諸物。佐勞軍。成功於賞賚將士。揮千萬金。不容獨於女紅。不令少怠。使絕其淫佚之萌。可謂得治內之道者矣。

成功立法尚嚴。雖在親族。有罪不少貸。有功必賞。金帛珍寶。頒資無吝。容傷。亡將士。撫卹尤至。故人皆畏而懷之。咸樂為用。其立法有犯奸者。婦人沉之海。姦夫。炮杖下。為盜。不論贓多寡。必斬。有盜伐人。一竹者。立斬之。至今臺灣市肆。百貨露積。無敢盜者。以承峻法後也。長子錦舍。經鄭與弟裕舍。乳母某氏通。成功知之。命以某氏沉海。錦舍又私匿之。已逾三載。無敢為成功言者。某氏怙寵。頗凌錦舍婦。婦不能堪。以告其祖父唐某。號枚臣者。為致書成功。時錦舍守廈門。成功居臺灣。以令箭授禮部司黃元亮。命渡海立取偽鄭逸事。

五六

錦舍頭來。并令錦舍母董氏自盡。母子遷延未即死。會成功病。亡得免。隆武時。凡以兵從者。悉加顯秩。鄭成功兵力獨強。賜姓朱氏。故人又稱成功國姓。至永歷。又晉封延平王。給金印。成功受而藏之。終身不一用。仍稱招討大將軍。舊衙其居臺灣。傳三世。悉遵永歷紀元。長至萬壽節。必設龍亭。率其官屬朝賀如禮。

陳叅軍傳

陳叅軍永華。字復甫。泉州同安人。父某科。孝廉。以廣文殉國難。公時年舞象。試冠軍。已補龍溪博士弟子。

員因父喪遂隨鄭成功居廈門成功為儲賢館延四方之士公與焉未嘗受成功職也其為人淵冲靜穆語訥訥如不能出諸口遇事果斷有識力定計決疑瞭如指掌不為羣議所動與人交務盡忠款居平燕處無惰容布衣蔬食泊如也成功常語子錦舍即鄭指公曰吾遺以佐汝汝其師事之成功既沒鄭經繼襲以公為叅軍職兼將相公慨然以身任事知無不言謀無不盡經倚為重知公貧常以海舶遺公謂商賈獻此歲可得數千金卿資公用公却不受強與之輒遭風敗更與之亦然公咲曰吾固知吾命窮徒損

偽鄭逸事

五

他人資無益臺郡多蕪地公募人闢之歲入穀數千石比獲悉以遺親舊量其所需或數十百石各有差訖已所存足供終歲食而已逮耿逆以閩叛鄭經乘機率舟師攻襲閩粵八郡移駐泉州使公居守臺灣國事無大小惟公主之公轉粟餽餉五六年軍無乏絕初鄭氏為法尚嚴多誅殺細過公一以寬持之問有斬戮悉出平允民皆悅服相率感化路不拾遺者數歲一日命家人灑掃廳事內設供具局閉甚嚴日齋沐其表入室拜禱願以身代民命或曰君秉國鈞民之望也今為此實駭觀聽其若民心何公曰此吾

所以為民也。復嘆曰：鄭氏之祚不永矣。居無何，告其家人曰：上帝命吾宰茲郡，將以明日往。詰朝端坐而逝。婦洪，小字端舍，與公同邑人。賦質幽閑，自于歸有齊眉舉案風。晨興盥沐畢，夫婦衣冠檢衽，揖而後語。尤長於詞翰，精刀札，閨門之內，切磋不異。良友公冗不暇給，凡文移尺牘，屬稿及丹筆批答，多洪為撰。刃而措語，字畫與公無異，人不能別。白首相莊，無間語。子三人：夢緯、夢球、夢。今夢球成進士，在史館。

陳烈婦傳

烈婦姓陳氏，叅軍陳永華季女。鄭經長子欽舍婦也。

偽鄭逸事

五

欽舍甫弱冠，性剛毅果斷，遇事敢為。經愛任之，先是鄭經幼好漁色，多近中年婦人。民婦為經諸弟乳母者，經皆通焉。有昭娘者，遂納為妾。有寵，經妻唐氏無出昭娘首。生欽舍，當時流言昭娘假娠乞養，實屠者李某子。獨鄭經謂生時目覩不之信，族人竊誅之。未幾，昭娘以眾嫉死矣。逮耿逆變叛，鄭經統舟師渡海，駐泉郡。志圖內向，以欽舍守臺灣，號為監國。監國居守，裁決國事，賞罰功罪一出。至公，即諸父昆弟有過不少假用，是宗族多怨之。及鄭經自廈門敗歸，視監國處分國事，悉當益信其賢。自是軍國事悉付裁決。

與精兵三千人。為護軍宗族益憚監國。而會怒愈深矣。會經疾遽。亡未立後。家人方治含殮。經母董氏出坐幃中。傳集各官聽讀遺命。立新主。遂巡未舉。經諸弟白董氏先收監國印。董氏命太監往取印。欽舍不時與因訛傳監國率兵且至。眾倉惶不知所出。羣妾有和娘者。即克塽母也。曰監國必無是請。往取之。欽舍曰。此印先君所授。軍國繫焉。向使一太監傳命。真偽莫據。何可輕付。和娘來固當持去。遂隨和娘至喪次。再拜董氏前。納印。董氏曰。汝非鄭氏骨血。寧不知乎。欽舍未及對。經諸弟羣起撻之。欽舍咲曰。撻我何

偽鄭逆事

九

足武我平日不避嫌怨。守法不阿。亦為鄭氏疆土耳。今日死生惟命。何撻為。董氏命置傍室中。不令出。經諸弟又遣烏鬼往縊之。烏鬼畏不敢前。欽舍知不能生。遂自經。死。明日立克塽為嗣。克塽小字泰舍而移欽舍柩於門外別室。董氏謂烈婦曰。汝叅軍女也。叅軍於國有大功。汝居宮中。當善視汝。烈婦曰。昔為鄭氏婦。今屠兒婦矣。尚安居此。柩既舉。烈婦扶柩出人。莫能阻。至喪所。晝夜哀啼。不輟。路人聞之。莫不殞涕。其兄慰之曰。汝服未晚。盍存孤以延夫後。不猶愈於虎乎。烈婦曰。他人處常妹。所處者變也。縱生孤。孰能容之。有

死而已絕粒七日不死復雉經與欽舍合壘郡治洲
子尾海岬間烈婦幼習文史工書知大體實秉母教
凶年二十既葬臺人士常見監國乘馬呵殿往來或
時與烈婦並出容服如生導從甚盛人以為神云

偽鄭逸事

卒

番境補遺

深山廣遠。平地遼濶。上番種類繁多。不能盡述。

惟紀所知者。

玉山在萬山中。其山獨高。無遠不見。巉巖峭削。白色如銀。遠望如太白積雪。四面攢峰環繞。可望不可即。皆言此山渾然美玉。番人既不知寶。外人又畏野番。莫敢向邇。每遇晴霽。在郡城望之。不啻天上白雲也。錄山有礦產銀。又有積鐵。皆大錠。不知何代所藏。曾有兩人常入取之。資用不竭。前臺廈道王公名效命家人挽牛車。隨兩人行。既至。見積鐵如山。恣取滿車。

番境補遺

六

迷不能出。盡棄之。乃得歸。明日更率多人。薙草開徑。而入。步步標識。方謂歸途無復迷理。乃竟失故道。尋之累日不達。而返自此兩人者。亦不能復入矣。哆羅滿產金。陶沙出之。與雲南瓜子金相似。番人鑄成條。藏巨篋中。客至每開篋自炫。然不知所用。近歲始有携至。鷄籠淡水易布者。

水沙燕。雖在山中。實輸貢賦。其地四面高山。中為大湖。湖中復起一山。番人聚居山上。非舟莫即。番社形勝無出其右。自柴里社。轉小徑。過斗六門。崎嶇而入。阻大溪。三垂水深。險無橋梁。老藤橫跨溪上。往來從

藤上行外人至輒股慄不敢前番人見慣不怖也其
番善織罽毼染五色狗毛雜樹皮為之陸離如錯錦
質亦細密四方人多欲購之常不可得番婦亦白皙
妍好能勤稼穡人皆饒裕

斗尾龍岸番皆偉岸多力既盡文身復盡文面窮奇
極怪狀同魔鬼常出外焚掠殺人土番聞其出皆號
哭遠避鄭經親統三千衆往勦既深入不見一人時
停午酷暑將士皆渴競取所植甘蔗啖之劉國軒守
半線率數百人後至見鄭經馬上啖蔗大呼曰誰使
主君至此今後軍速退既而曰事急矣退亦莫及令

番境補遺

三

三軍速刈草為營亂動者斬言未畢四面火發文面
五六百人奮勇跳戰互有殺傷餘皆竄匿深山竟不
能滅僅燬其巢而歸至今崩山大甲半線諸社慮其
出擾猶甚患之

阿蘭番近斗尾龍岸狀貌亦相似

亦野番惟稍馴雖居深山常與外通其出入之
路有山中阻樹木深蔚不見天日山中積敗葉厚數
尺陰濕氍爛徧生水蛭即螞蟻緣樹而上處於葉間人
過輒墜下如雨落人頭項盡入衣領地上諸蛭又緣
脛附股而上競吮人血徧體皆滿撲捉不暇聞者膽

慄肌粟。甚於談虎色變。曾有操火焚之說者。奈南方冬暖。木葉不落。陰濕如故。火不能然。不知禹益值此更操何術。卒底平成。

葛雅藍近雞籠。

金包里。是淡水小社。亦產硫。

臺灣多荒土。未闢草深五六尺。一望千里。草中多藏巨蛇。人不能見。鄭經率兵勦斗尾龍。三軍方疾馳。忽見草中巨蛇。口啣生鹿。以鹿角礙吻。不得入咽。大揚其首。吞吐再三。荷戈三千人行。其傍人不敢近。蛇亦不畏。余乘車行茂草中。二十餘日。恒有戒心。幸不

番境補遺

三

相值。既至淡水。卧榻之後。終夜聞閣閣聲。甚厲。識者謂是蛇鳴。而庖人嚴采。夜出廬外。過大蛇如甕。社商張大謂草中甚多。不足怪也。

鹿以角紀年。凡角一歧為一年。猶馬之紀歲以齒也。昔人。世世射鹿為生。未見七歧以上者。向謂鹿仙獸多壽。又謂五百歲而白。千歲而玄。特妄言耳。竹塹舊射得小鹿。通體純白。角纒兩歧。要不過偶然。毛色之異耳。書固未足盡信也。鹿生三歲始角。角生一歲解。終身不復解。每歲止增一歧耳。

壯鹿有角善鳴。角以五月解。至八九月。肥脂鳴聲甚

壯為求牝也。出則成羣。以數十百計。角者居前。牝隨之。相傳鹿為淫獸。所謂聚麀。未可得見。至十月則鳴聲漸殺。獵者不顧。以其淫極而瘠也。牝鹿以四月乳。未乳極肥。腹中胎鹿。皮毛鮮澤。文彩可愛。又牝鹿既乳。視小鹿長。則避之。他山慮小鹿之淫之也。獸之不亂倫者。惟馬。壯馬誤。烝則自死。牝鹿自遠。以避烝。皆獸之具有人倫者。

熊之類不一。有猪熊。狗熊。馬熊。人熊之異。各肖其形。惟馬熊最大。而勇鷲。獨推人熊。人立而走。捷於奔馬。其逐人無得脫者。余所見熊甚多。獨未見人熊。猪熊。

畜境補遺

畜

毛勁如鬣。又厚密。矢鏃不能入。蹄有利爪。能緣木。升高。蹲於樹巔。或穴地而處。人以計取之。無生致者。腹中多脂。可啖。掌為八珍之一。膾炙人口。然不易熟。庖人取其汁。烹他物。為羹。助其鮮美。一掌可供數十烹。若為屠門之嚼。則貽笑知味者。

凡獸之膝皆後曲。惟熊與猴前曲。故能升木。象亦前曲。

山猪。蓋野彘也。兩耳與尾畧小。毛鬣蒼色。稍別。大者如牛。巨牙出唇外。擊木可斷。力能拒虎。怒則以牙傷人。輒折脇穿腹。行疾如風。獵者不敢射。又有豪猪。別

是一種箭如蝟毛行則有聲雖能射人不出尋丈外
蕭朗硬木名也大者數圍性極堅重入土千年不朽
然在深山中野番盤踞人不能取頃為洪水漂出
氏取以為棺實美材也

烏木紫檀花梨鑊栗諸木皆產海南諸國近於淡水
山中見有黑色樹察其質與烏木無異人多不知

海上紀畧

海吼

海吼俗呼海叫。小吼如擊花。控鼓點點作。撒豆聲。乍遠乍近。若斷若連。臨流聽之。有成連鼓琴之致。大吼如萬馬奔騰。鉦鼓響震。三峽崩流。萬鼎共沸。惟錢唐八月。怒潮差可彷彿。觸耳駭愕。余常濡足海岬。俯瞰溟渤而靜。淥淵滄。曾無波濤。不知聲之何從出。然遠海雲氣已漸興。而風雨不旋踵至矣。海上人習聞。不恠曰。是雨徵也。若冬月吼。常不雨。多主風。

天妃神

海上紀畧

六

海神惟馬祖最靈。即古天妃神也。凡海舶危難。有禱必應。多有目覩神兵維持。或神親至救援者。靈異之迹。不可枚舉。洋中風雨晦暝。夜黑如墨。每於檣端。現神燈示祐。又有船中忽出燭火如燈光。升檣而滅者。舟師謂是馬祖火去。必遭覆敗。無不奇驗。船中例設馬祖棍。凡值大魚水。恠欲近船。則以馬祖棍連擊船舷。即遜去。相傳神為莆邑湄州東螺村林氏女。自童時已具神異。常於夢中飛越海上。拯人於溺。至長不嫁。沒後屢昭靈顯。人為立廟祀之。自前代已加封號。康熙二十三年六月。王師攻克澎湖。靖海侯施琅屯

兵天妃。澳入廟拜謁。見神衣半身沾濕。自對敵時。恍見神兵導引。始悟戰勝實邀神助。又澳中水泉。僅供居民數百人飲。是日駐師數萬方。以無水為憂。而甘泉沸湧。汲之不竭。表上其異奉。詔加封天后。至今湄州林氏宗族婦人。將赴田者。輒以其兒置廟中。曰姑好看兒。遂去。去常終日。兒不啼不饑。亦不出閭。至暮婦歸。各認已子。携去。神猶親其宗人之子云。

木龍

凡海舶中必有一地。名曰木龍。自船成日。即有之。平時曾不可見。亦不知所處。若見木龍去。則舟必敗。

海上紀畧

空

水仙王

水仙王者。洋中之神。莫詳姓氏。或曰帝禹伍相三閭大夫。又逸其二帝。禹平成水土。功在萬世。伍相浮鵲夷。屈子懷石自沉。宜為水神。靈爽不泯。刻水仙者。洋中危急。不得近所為也。海舶在大洋中。不啻太虛一塵。渺無涯際。惟藉檣舵堅實。繩旋完固。庶幾乘波御風。乃有依賴。每遇颶風。忽至駭浪如山。柁折檣傾。繩斷底裂。技力不得施。智巧無所用。斯時惟有叩天求神。角崩稽首。以祈默宥而已。爰有水仙拯救之異。余於臺郡。遣二船赴鷓籠淡水。大風折舵。船腹中

裂王君云森居舟中自分必死舟師告曰惟有划水
仙可免遂披髮與舟人共蹲舷間以空手作撥掉勢
而衆口假為鉦鼓聲如五日競渡狀頃刻抵岬衆喜
倖生水仙之力也余初不之信曰偶然耳豈有徒手
虛棹而能抗海浪逆颶風者乎顧君數公曰有是哉
曩居臺灣什偽鄭從澎湖歸中流舟裂業已半沉衆
謀共划水仙舟復浮出直入鹿耳門有紅毛覆舟在
焉竟度舟底久之有小舟來救衆已獲拯此舟乃沉
抑若有人暗中持之者寧非鬼神之力乎迨八月初
六日有陳君一舶自省中來半渡遭風舟底已裂水

海上紀畧

六

入艙中鷓首欲俯而舵又中折輾轉巨浪中宛亡之
勢不可頃刻待有言划水仙者徒手一撥沉者忽浮
破浪穿風疾飛如矢頃刻抵南嶼之白沙墩衆皆登
岸得飯一盃稽顙沙岬神未嘗不歆也陳君謂當時
雖十帆並張不足喻其疾鬼神之靈亦奇已哉

糠洋 蕈洋

糠洋水面積糠粃半尺香蕈洋水面有物形如蕈亦
積半尺許皆水沫所成風濤鼓蕩不消不徙自浙中
往日本者必過之

大崑崙

林道乾。明季海寇。哨聚在鄭芝龍劉香老前。圖據閩
粵不遂。又遍歷琉球。呂宋暹羅。東京交趾諸國。無隙
可乘。因過大崑崙。山名。在東京正南三十里。與暹羅海港相近。見其風景
特異。欲留居之。其山最高且廣。四面平壤沃土。五穀
俱備。不種自生。中國果木無不有。百卉爛熳。四時皆
春。但苦空山無人。道乾率舟師登山結茅。自謂海外
扶餘。足以據土立國。奈龍出無時。風雨倏至。屋宇人
民多為攝去。海舟又傾蕩不可泊。意其下必蛟龍窟
宅。不可居。始棄去。復之。大年。國名。在暹羅西南。攻得之。今大
年王是其裔也。臺灣有老人。經隨道乾至大崑崙者。

海上紀畧

充

尚得詳言之。前鄭成功以臺灣小隘。有卜居大崑崙
之志。咨訪水程風景甚悉。會病亡。不果行。

琉球

琉球國在閩省正東。去中國最近。然最小弱。又最貧。
商船從無貿易。琉球者以其貧且陋也。其王於諸國
悉朝貢。為通貨貿易計。諸國鄙其貧弱。不萌侵奪之
念。彼反得以貧弱自安。其於中國率三歲一貢。所貢
硫黃皮紙而已。其所携財貨。惟螺與蚌殼。螺可為簾
粟吹。即城頭曉角。是蚌殼斲之。可以鑲帶。外此則有
紙扇煙筒。其製陋劣。傭兒所不顧。憶吾鄉俗語。謂厭

憎之物。輒曰琉球貨。陋劣不自今日始。古語已云然矣。

日本

日本即古倭夷。於海外為莫強之國。恃強不通朝貢。且日中華為小邦。彼則坐受諸國朝貢。夜郎自大。由來久矣。其國事一聽將軍主之。國君如贅疣。垂拱而已。故其國中構兵。惟將軍是爭。曾無有放弒其主者。以國柄非所操。篡弒無益。虛被惡名。用是得長守其國。余謂琉球貧弱。日本不聞國政。其開闢之主。殆深得黃老之學者乎。又治尚酷刑。小過輒死。死有三等。

海上紀畧

三

其一灌水。水滿腹。則遍撻其身。令水散入肢體。又灌之。如此者三。如朽然大。氣膨脹而死。其二懸腸。割人肛。繫巨竹梢。一縱而竹梢上騰。肢體倒懸。大腸盡出。甚者為活燒。以罪人鎖繫杙上。圍繞乾柴。四面舉火。其人輾轉良久而死。又進於此。為倒懸。殊不即死。三數日後。頭脹如斗。五臟從口中出。皆非刑。較地獄羅鬼之慘尤甚。故其民皆畏法有道。不拾遺。風其先大。西洋人覬覦其國。以天主教之言惑之。事露。悉被夷戮。今商舶至彼。必問有無天主教人。又鑄天主像。令人足踐而登。若悞携一人往。則以其船牽置。呼上。盡

納舟人於艙底焚之自此西洋人無復敢至日本老
其與諸國通貿易處曰長崎島男女肉色最白中國
人至彼暴露風日中猶能轉黑為白雖使桓宣武黑
王相公往亦當改觀婦人妍美白皙如玉人中國人
多流連不歸者今長崎有大唐街皆中國人所居也

紅毛

紅毛即荷蘭國又曰紅毛一名波斯胡亦在西海外
實大西洋附庸也性貪狡能識寶氣善貨殖重利輕
生貿易無遠不至其船最大用板兩層斲而不削製
極堅厚中國人目為夾板船其實圓木為之非板也

海上紀畧

又多巧思為帆如蛛網盤旋八面受風無往不順較
之中國帆檣不遇順風則左右戛折戛讀去聲因
逆風從對面來故作斜行左右拗折敬側傾險迂迴不前之艱不翅
以趨風力之謂也天壤其在大洋中恃船大帆巧常行劫盜使數人坐
檣巔架千里鏡四面審視商船雖在百里外望見即
轉舵逐之無得脫者常至日本貿易日本倭知其為
盜必使中國商船先歸計程已遠然後遣之奈友顧
君數公能悉其理謂彼帆雖巧然巧於逆風反拙於
乘順凡物之巧者不能兼擅理固然也若與中國舟
航並馳順風中被反後矣故遇紅毛追襲即當轉舵

隨風順行。可以脫禍。若仍行。鮮不敗者。況彼船大如山。小舟既畏其壓。與戰又仰攻不便。安能與抗。彼既恃所長。於諸國舟航。一切易視。常屢侵交趾。交趾人創為小舟。名曰軋音船。長僅三丈。舷出水面一尺。兩頭尖銳。彷彿端陽競渡龍舟。以二十四人操楫。飛行水面。欲退則反其棹。變尾為首。進退惟意。儼然游龍。船中首尾各架紅衣巨礮。附水施放。攻其船底。底破即沉。雖有技巧。無所施設。於是大敗。至今紅毛船過廣南。見軋船出。即膽落而去。中國東南半壁皆大海。不無侵擾之虞。軋船之製。亦所宜講。往時籌成功

海上紀畧

七三

取臺灣。與紅毛陸戰。彼所長。惟火器。機發即燃。不勞點。粹尺寸小物。力侔巨礮。外此則攻戰之理。皆謬。又足躡高底。不便疾行。多被殺傷。卧不能起。將率前取其首。輒為鳥礮所中。皆不敢近。復視其屍。蓋兩脛間皆縛小礮。以膝對人。其礮自發。猶以傷殘之軀。博完人命。可謂至死不變者矣。又凡所居處。下必藏火藥。事急輒發。其機屋與人皆為飛灰。志不受戮。奪舟底亦然。急則自燬。帆檣之巧。終不示人。故諸國罕能倣其製者。

有紅毛船遭風。誤過半線洋。遇淺船膠。彼知無復去

理乃以布帆圍蔽其舟。即於舟中另造小船三日而成。鄭氏視為釜魚。方集戰艦攻之。彼悉登小船揚帆而去。良久機發。大船自燬。人服其機警。又舟中百物俱備。造作小船。需用物料不假外求。歎不可及。

西洋國

西洋國在在海外。去中國極遠。其人矧目隆準。狀類紅毛。然最多心計。又具堅忍之志。析理務極精微。推測象緯。歷數下迨。器用小物。莫不盡其奇奧。用心之深。將奪造化之秘。欲後天地而朽。苟有所為。則靜坐默想。父死不遂。子孫繼之一世。不成十世為之。既

海上紀畧

三

窮其妙。必使國人共習而守之。務為人所難為。其先世多有慧人。入中國竊得六書之學。又有麗馬豆者。能過目成誦。終身不忘。明季來中國。三年遍交海內。文士於中國書無所不讀。多市典籍歸教。其國人志通文義。創為七克等書。所言雖孝悌慈讓。其實似是而非。又雜載彼國事實。以濟其天主教之邪說。誘人入其教。中國人士被惑。多皈其教者。凡各省郡縣。衛所皆有天主堂。高閉甚密。外人曾不得窺見。所有不耕不織所用自饒。皆以誘人入教為務。謂之化人。彼國多產白金。自明時已竊處粵之香山澳。雖納貢。

賦而醜類實據我邊陲矣。又歲運白金鉅萬。至香山澳轉送各省郡邑。天主堂資其所用。京師天主堂屋宇宏麗。垣墻周復。又製為風琴。自鳴鐘刻漏。渾天儀諸器。皆神鑊鬼斧。巧奪天工。為費不可量。窮年積歲。製造不輟。不藉中國一錢。余謂紅毛密邇西洋。自是同類。英圭黎咬啗巴。皆西海小國。宜為并兼。不足深恠。獨怪呂宋在東海外。遠過中國萬里。亦為所踞。此其心寧有厭足乎。聞人多有逐利。呂宋者謂紅毛政令一如西洋之法。分呂宋地為二十四郡。有西洋化人共操其柄。禁民不得書作。必使晝寢夜興。又寢室

海上紀畧

七

不容閉戶。夫婦共寢榻上。邏者時時遶榻前偵視。有女及笄。父母不得主婚配。必候巴黎按選。稱僧曰巴黎其稍有姿者。率為巴黎所留。色衰放歸。始令擇配。父母死人子不得殮埋。巴黎假度凶之說。身置萬人坑中。積久坑溢。揚灰棄之。民人有資。歲與中分。四歲之後。十不存一矣。其禁畫作者。防民之叛也。歲中分其資者。務貧其民。使不得為所欲為也。死者不令瘞埋。恐山川毓靈。欲無復生。英傑與爭國也。用意設想。皆在人情之外。夫秦皇焚書坑儒。禁偶語。徙豪傑。以弱天下之民。欲令子孫自一世二世。以至萬世。長有天下。

雖同此心。未至若是。酷假令此輩得志。其禍尚忍言哉。人情莫不戀故鄉。而安本俗。若棄父母。捐家室。而反為利者。已非人情矣。計中國郡邑。衛所。天主堂。何止二千餘百區。而居堂中醜類。不下三四萬人。皆捐其父母妻子。遠來必有為矣。為名乎。為利乎。為遊中華之名山。大川。觀中華之禮樂政教乎。其國君歲驅其民於中國。又歲捐金錢鉅萬資給之。曾無厭倦。果為朝會納貢來乎。抑歲歲饑饉。移民以就食於中國乎。既無一於此。殆復何求。其有大欲存焉。不待智者。然後知也。而堂堂天朝。曾無一人能破其奸。已為醜類。齒冷。脫有不信。余言者。試問日本。何以禁絕醜類。不令蹈其境乎。今而後。尚有從其教。而褒揚之者。請以巴黎選女之事告之。

海上紀畧

七五

字內形勢

天宇外涵。大地虛懸於中。古以卵為喻。似近之矣。海水附隸於地。而包山川原隰者。又海也。其中四夸八荒。各占一區。如盆盎中貯水。石然駟衍。論天地之大。如中國赤縣神州。禹之所序者。纔八十一分之一。外此尚有九州。九一州各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此者。九又有大瀛海環其外。語近不經。然吾

人所居。自謂中華大國。未免見大言大。不知大本。無據而中亦未。然夫天地之體。既皆圓矣。人處宇內。頭戴天而足履地。何莫非中。若必求天地之中。則惟北極。天樞之下。此處如輪之轂。如磨之臍。如人身之心。庶幾足以當之。然天樞之下。實在朔漠以北。去禹跡甚遠。中國一區。道里雖廣。若以天樞揆之。其實偏在東南。而東南半壁。又皆海也。自遼陽為中國東北極際。緣海而南。為天津。次山東之登萊青三郡。有沙門等五島。與遼陽朝鮮相望。一帆可即。次膠州。次江北安東縣。黃河之水。由此入海。次狼山。揚子出焉。次崇

海上紀畧

六

明上海為吳淞。三泖。震澤。諸水所歸。次浙西之柘浦。海鹽。次錢塘。次寧波府。有舟山。廣八百里。今為定海縣。又有普陀巖。觀世音之香刹在焉。次台温。次沙城。為浙閩之交。迺此為福寧州。次閩安鎮。是閩省門戶。次興泉漳三郡。泉漳間有金廈門二山。各廣數百里。商舶通外洋。諸國者。悉由廈門出入。漳與粵隣。漳之南曰南澳。屬粵潮郡。次惠州。次香山。澳次高雷。廉渡海港為瓊。瓊之南為厓。為嶺。皆與東地。自遼陽至此。中國東面已盡。瓊厓之間。實為東南隅。緣海轉西。則為中國之南面矣。盡粵東地。而西為粵西。更西為貴

州省又更西為雲南省雲南者中國西南隅也然雲南盡處不盡於海而盡於山崇山複嶂裸裸苗裔所居又有緬甸國皆瘴癘害人不能入而海港亦僅止於粵西之某郡未嘗達雲南也自瓊崖間渡海港而南水程七更抵東京國名本交趾也明時黎祇東為外家所據遂另為一國東京又渡海港十二更抵安南即古交趾國東京安南兩海港自港口橫渡雖甚廣漸西漸隘而海亦止蓋海之交以也故東京交趾山川實與貴州雲南連屬不斷漢伏波將軍征交趾立銅柱不以海為限而以分茅嶺為限則接壤可知交趾之南曰東浦寨曰暹

海上紀畧

羅曰六崑曰大年曰柔佛曰麻六甲九六國皆與中國連中國以其鄙遠棄而不收麻六甲為西面盡處惟北連中國餘三面皆海九海舶由廈門直指南離至東京水程七十更安南七十二更暹羅一百八十更漸偏而西歷六崑大年又轉北過柔佛始抵麻六甲水程二百更至此約已轉出雲南緬甸後矣雖曰海道皆依山而行實未嘗渡海也自麻六甲斜指西北四十更為咬啣音葛八始渡西海咬啣八西北為啞齊產黃金鑿石取其形正方不假鑄煉其主無嗣以女繼統今猶是女主啞齊之外中國舟航不能往相傳尚有英圭黎音英雞九產多囉呢畢啞西

布嘉紋席坡璃器皿與咬
在。西。海。外。其。山。最。大。又。最。遠。自。咬。啣。以。綿。亘。而。南。為。
萬。丹。又。極。南。萬。里。為。馬。神。皆。產。胡。椒。蘇。木。自。馬。神。轉。
沉。速。玳。瑁。諸。香。有。重。三。五。
東。迤。北。為。文。萊。一。無。所。產。極。貧。極。陋。為。蘇。祿。錢。者。然。少。光。澤。中。
國。人。名。為。為。呂。蒙。山。至。此。又。在。中。國。極。東。海。外。萬。里。
矣。又。轉。北。為。文。武。樓。山。以。迄。呂。宋。海。船。欲。至。馬。神。者。
仍。行。安。南。水。道。既。至。咬。啣。依。山。而。南。過。萬。丹。達。馬。
神。水。程。四。百。六。十。更。非。故。迂。其。途。也。以。南。海。水。道。未。
諳。不。敢。渡。耳。往。呂。宋。者。由。廈。門。渡。澎。湖。循。臺。灣。南。沙。
馬。磯。斜。指。東。南。巽。方。經。謝。昆。尾。山。大。小。覆。釜。山。遠。出。

海上紀畧

東。北。計。水。程。七。十。二。更。往。蘇。祿。者。從。覆。釜。直。指。正。南。
水。程。一。百。四。十。更。計。自。咬。啣。八。從。西。北。海。中。至。極。南。
又。轉。極。東。再。回。東。北。迄。於。呂。宋。連。山。不。斷。蜿。蜒。數。萬。
里。較。中。國。遼。陽。至。雲。南。海。道。遠。過。倍。蓰。惜。其。割。裂。分。
據。不。能。統。一。而。城。郭。人。民。又。無。幾。也。日。本。者。古。倭。夷。
國。在。中。國。正。東。自。其。南。言。之。去。中。國。甚。遠。由。寧。波。渡。
海。水。程。三。十。五。更。北。接。朝。鮮。朝。鮮。去。遼。陽。密。邇。既。渡。
鴨。綠。便。可。馳。驛。而。往。與。中。國。在。斷。續。間。雖。謂。之。連。屬。
亦。可。臺。灣。叢。爾。拳。石。南。北。三。千。里。東。西。三。百。里。去。廈。
門。水。程。十。一。更。中。間。又。有。澎。湖。為。泊。宿。地。所。處。在。東。

南。五。達。之。海。東。西。南。北。惟。意。之。遣。實。海。上。諸。國。必。爭。之。地。也。以。上。諸。國。皆。有。商。舶。往。來。貿。易。其。山。川。道。里。風。景。人。物。土。產。皆。得。悉。知。之。惟。荷。蘭。大。西。洋。遠。在。西。海。外。相。傳。有。黑。洋。晝。夜。如。墨。人。不。能。往。商。舶。不。過。至。咬。啣。而。止。咬。啣。本。非。荷。蘭。特。為。紅。毛。所。占。設。官。守。土。不。知。者。目。為。紅。毛。英。圭。黎。亦。然。荷。蘭。人。鷲。悍。狡。獪。大。西。洋。又。甚。焉。近。歲。呂。宋。亦。為。紅。毛。所。據。分。土。番。為。二。十。四。郡。紅。毛。與。西。洋。人。雜。治。之。故。荷。蘭。者。大。西。洋。之。附。庸。也。琉。球。在。東。海。日。本。之。南。呂。宋。之。北。去。中。國。不。遠。以。其。貧。甚。故。商。賈。感。額。視。之。相。戒。不。往。以。余。

所。知。諸。國。繪。為。圖。俾。覽。者。知。其。形。勢。以。驗。盆。中。水。石。之。喻。而。已。若。夫。騶。子。終。始。大。聖。之。篇。所。謂。大。瀛。海。者。渺。不。可。稽。存。而。不。論。可。也。

暴風日期或先期即至或逾期始作總

正月初三日 真人暴 初九日 玉皇暴

占風皆以此暴為候此暴有颶則遇暴期必不免無則一歲皆免

十三日 劉將軍暴 十五日 上元暴

廿四日 小妾暴 廿八日 洗炊籠暴

廿九日 馬狗暴

二月初二日 土地暴 初八日 張大帝暴

十九日 觀音暴 廿五日 龍神朝天暴一日是二十九日

三月初三日 玄帝暴 初七日 閻王暴

十五日 雷霆暴 十八日 后土暴

附錄
廿三日 馬祖暴 廿八日 東嶽暴又曰諸

四月初一日 白龍暴 初八日 佛祖暴又曰諸

十四日 純陽暴 廿三日 太保暴

廿五日 龍神暴 太白暴

五月初一日 南極暴 初五日 屈原暴

初七日 朱太尉暴 十三日 關帝暴

十六日 天地暴 十八日 天師暴

廿九日 威顯王暴

六月初六日 崔將軍暴 十二日 彭祖暴

十九日 觀音暴 廿三日 小姨暴

廿四日 雷公暴此 廿六日 二郎神暴

廿八日 大姨暴 廿九日 文丞相暴

七月初七日 乞巧暴 十五日 中元暴

十八日 王母暴又 廿一日 普菴暴

初九六月多主聽海上人謂六月時

八月初五日 九皇暴 十五日 中秋暴又

廿一日 龍神大會暴 廿七日 金龍暴

九月初九日 重陽暴 十七日 金龍暴

廿七日 冷風暴

九月自寒露至立冬止是九月節令也常作晴乍陰風雨不時謂之九降又曰九月節

附錄

十月初五日 風信暴 初六日 天曹暴

初十日 水仙王暴 十五日 下元暴

二十日 東嶽朝

十一月十四日 水仙暴 廿九日 西岳朝

此時朔風司令無日無風然南風盡絕凡背北處皆可舣船

十二月廿四日 掃塵暴

又每月遇箕壁翼軫四宿之日必主風又朔望皆必有風舟人謠曰朔望無好天又每旬之七八九三日多主風

海上占晴雨

天無時無雲。雖濃雲緩隄。但有雲脚可見。必不雨。雲脚者。如畫家繪水口石。其下橫染一筆。為水石之界。者是也。無脚之雲。如畫遠山。但見山頭。不見所止。日色被體如灼。三日內必雨。日出時有雲蔽之。辰刻後雲漸散。必大晴。日初出即開朗。是日必不晴。暑月以晴日落時。西方有雲氣橫亘天上。或作數十縷。各不相屬。日從雲隙中渡過。是謂日穿經緯。來日大晴。或雲色一片相連。其中但有一二點空竇。得現紅色。是謂金烏展睛。亦主晴。

附錄

全

日落時。西方雲色黯淡。一片如墨。全無罅竇。又不見雲脚者。主來日雨。若雲色濃厚。當夜必雨。日落時。西北方雲起如層巒。復嶂。重叠數十層。各各轟起者。主大風雨。山崩水溢之徵也。應在七日之內。余三觀此雲。三遭大水矣。處近山。及江潁水涯。間宜防之。

昧爽時雨。俗呼開門雨。是日主晴。昧爽。是初明時也。五更雨。雞初鳴雨。天未明雨。天明已久雨。皆主是日苦雨不輟。晨起霧遮山脚。主晴。雲罩山頭。主雨。初雨如霧。雖沉晦。至午必晴。久雨後暫輟。猶見細

雨如霧。縱令開朗。旋即雨至。諺曰：雨前濛濛終不雨。雨後濛濛終不晴。

久雨夜忽開霽。星月朗潔。主來日大雨。若近暮經見紅光。然後見月。則晴。

又雨後近暮。遍天紅色。來日必晴。薄暮秋燒雨。天辰刻看異方。隅也。申酉看乾方。隅也。但有一線開朗。則主晴。

虹霓朝見西方。辰巳必雨。詩曰：朝躋於西。崇朝其雨。古人已言之矣。朝霞亦然。諺云：朝霞不出門。暮霞造千里。暮霞必主晴也。虹霓申酉見東方。必晴。又

附錄

八四

斷虹兩端不連者。俗呼破蓬。雖見東方。來日不免風雨。

月闌。一曰月暈。主風雨。諺曰：小軍風。大暈雨。惟闌中。人又以月闌為旱兆。望山色極清明。翠色欲滴。三日內必主雨。若山色如

隔濛霧者。久晴之徵也。柱礎流汗必雨。

凭几作書。筆燥欲裂。三日内必雨。日入時。惟東西常有雲氣。南北必無。若北方有雲。主明日風雨。甚者尤主暴風。試之百不失一。